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西洋考卷一至三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_臣陳桂森

編修_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子_臣侍朝

謄錄監生_臣戴祖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十一

東西洋考

地理類十 外紀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東西洋考十二卷明張燮撰燮字
紹和龍溪人自署海濱逸史蓋布衣也是書
成於萬曆丁巳仿宋趙汝适諸蕃志例惟載
海國之通互市者首西洋考凡十五國又附
錄者四次東洋考凡七國又附錄者十二次

外紀考為日本及紅毛番不通貢使故別著
之次稅餉考分水編陸編職官公署四子目
次舟師考分內港水程二洋針路祭祀占驗
水醒水忌定日惡風潮汐七子目次稅璫考
紀神宗時內官高宗通書蠹國劫官擾民始
末最詳次藝文考次逸事考其例於交趾占
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名與古同者仍用古
名他若瓜哇之為下港東埔塞之為真臘大

泥之為勃泥舊港之為三佛齊麻六甲之為
滿刺加啞齊之為蘇門答刺思吉港之為蘇
吉丹暹悶之為吉里地悶文萊之為婆羅猫
里務之為合裡里則並從今名使通俗易檢
每國先列沿革事蹟多與諸史相出入如占
城即古臨邑而五代史以為自古未通之類
亦頗有改正大致與明一統志畧同而稍益
以諸書如閩部疏之誤記燕窩菜及小葛羅

誤稱吉蘭丹之類咸附辨之次列海船交易
之例則皆采自海師賈客之口為傳記之所
未詳其稅璫一篇言利弊最悲水程針路諸
篇尤切於實用惟明代控制外蕃至為無術
無事則百計以漁利有變則委曲以苟安事
事可為炯戒而篇末諸論乃稱功頌德曲筆
實多蓋當時臣子之詞置而不論可矣乾隆
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東西洋考小引

澄水國也農賈雜半走洋如適市朝夕之皆海供酌酢之皆夷產閭左兒艱聲切而慣譯通罷襍畚而善風占殊足異也往歲高苦璫苦首余條十三議上之稍見蘇時詣予引覈間進而問徼外風土諸種種異因介司餉金陵王君謀曰是不可以無紀並郡誌所逸也於是孝廉張紹和父博物善屬辭延之參咨搜稽閱月二洋考成受梓予讀而踉然曰異哉吾儒之一耳一目之足以盡

海內乎彼僅隔一帶水華風夷運遞閱因陳不啻陰陽
寒暑之代乎其前矣要以茫茫堪輿恢恢函蓋我雖不
得文教一之其指南所至風轆所屯西產多珍東產多
鏹今觀其各區宇者部領酋護莫非率也甃城柳屋莫
非式也寶帶錦帔莫非容也竹舉筒吸莫非餉也擊鉦
踏曲莫非節也灼骨噉指莫非盟也吹蠡飲血莫非武
也則其異異同同者也獨至嗜殺敢死枕戈佩盾朝君
暮虜東奔西掠不親親而親釋不問醫而問巫則諸番

類然寧獨天性亦漸靡使之耳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交南諸國非秦漢以及國朝所列冠帶也乎史稱任延等出守化行俗易矣藉非阻距關河盡臣服之寧梗化外而勢不行也固天所以格夷而令窮於華也乃我土之民自倭禁外疊疊然梯航以導之幣質以要之昵之如嬰孩收之如几席上以佐帑需下以廣生遂波斯之藏吐耀紫貝之玩充牣非天以夷賜華而不窮於夷其較著也耶嗟嗟朔方開而竟塞九真郡而旋罷無庸溯

矣居夷出關意念良深余弗克得之星槎而習之三老
長年按性習之異同總百蠻之錯落可市亦可釁者夷
耶綢繆之其奚畫能生亦能殺者海耶疏鑿之其奚道
誠得自今一秉於成波不沸而市不挑水國浸稱樂郊
獨澄利也乎哉是編也足以觀矣而第曰續埤史之叢
譚資韻士之夢遊非考意也然自非王君好事張君博
物予何從以跼蹐賸方外之跡不更足夸異乎遂次第
以弁諸首時萬曆丁巳嘉平月之二十日西昌蕭基書

於李署水心堂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京字

九例

一島外諸國惟交趾占城暹羅彭亨呂宋蘇祿船人所
稱尚沿故號若下港之為瓜哇東埔寨之為真臘大
泥之為渤泥舊港之為三佛齊麻六甲之為蒲刺加
啞齊之為蘇門答刺思吉港之為蘇吉丹暹悶之為
吉里地問文萊之為婆羅猫里務之為合猫里往往
訛璞為朴認魯成魚是必質之方言參之鄰壤聽之
謹俗方物始能得其主名用心良苦今於屬掇輒書

古號若標題某國則仍依舶人給引之舊使俗眼易于披閱而里耳可以不驚也

一占城之先為林邑在唐為環王暹羅之先為赤土婆羅剎後又為暹與羅斛二國瓜哇之先為闍婆亦曰社婆三佛齊之先為干陀利滿剎加之先為哥羅富沙蘇門答剎之先為大食即宿學不能綜其變而名其源歐陽永叔作五代史尚誤稱占城前代不入中國况豎儒哉自非窮搜千卷鮮不迷亂余所稱引俱

本于先正所論次而折衷之非敢臆見妄為牽合也
一諸國前代之事史籍倍詳而明興以來為畧即國初
之事掌故粗備而嘉隆以後為尤畧每見近代作者
叙次外夷於近事無可縷指輒用此後朝貢不絕一
語唐塞譬之為人作家傳叙先代門閥甚都至後來
結束殊蕭索豈非缺陷余每恨之間採于邸報所抄
傳與故老所誦述下及估客舟人亦多借資庶見大
全要歸傳信

凡例
一列國各立一傳如史體其後附載山川方物如一統志體以其為舶政而設故交易終焉

一集中所載皆賈舶所之若琉球朝鮮雖我天朝屬國然賈人所未嘗往亦不掇入或曰日本紅夷何以特書書其梗賈舶者也

一司關者其人強半見在不便立傳第賢者又不宜泯沒聊于各名下為誌數語其有碑可採者亦附載名下以見繫思倘碑出溢情與本宦名實不相肖則削

不錄

一紀稅璫者何曰史不有宦者傳乎間一展卷如久病
暫蘇追念呻吟嘗藥之候悲喜交集乃國醫之功不
可誣也即附逐璫疏于後如譜良劑焉

一舶人舊有航海針經皆俚俗未易辨說余為稍譯而
文之其有故實可書者為鋪飾之渠原載針路每國
各自為障子不勝破碎且參錯不相聯余為鎔成一
片沿途直叙中有迂路入某港者則書從此分途軋

入某國其後又從正路提頭直叙向前其再值迂路
亦如之庶幾尺幅具有全海稍便披閱若謂新豐之
雞犬識路穆滿之臺榭積蘇則吾豈敢

一藝文逸事不載者尚多無論搜別所未及即余自能
覩記者亦僅行其一齧聊待後人之補入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一

明 張燮 撰

西洋列國考

交趾

清化 順化 廣南
新州 提夷

交趾古南交也秦為象郡漢滅南越置九郡交趾其一也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馮援討平之後改交州隋復為交趾郡唐置都護府朱梁時曲承美據地輸款授

承美節鉞已復并於南漢其後州將爭立所部雲擾丁部領及子丁璉討平之宋綏嶺表璉內附封交趾郡王

蓋於是淪為夷矣璉弟璿嗣為其將黎桓所篡貢使不

絕宋史曰宋鎬使黎桓歸闕上令條列形勢及事迹以聞鎬具奏曰去歲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丁承

正等以船九艘卒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由海口入大海冒涉風濤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宿泊之

所皆有茅舍三間營葺尚新目為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務為誇詫盡出舟師戰懼謂之水軍宵征抵海岸至

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妄稱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入廣率其

民混於軍旅以雜色衣乘船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為陳兵之象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

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此
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上有茅竹屋數十百
區以為軍營而府署湫隘題其門曰明德門桓質陋目
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宿之
後張筵出臨海汊為娛賓之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
每中一魚左右皆叫噪歡躍凡宴會與坐之人悉令解
帶冠以帽子桓多木花纈及紅色衣帽以真珠為飾或
自歌勸酒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使館曰若能
食此當治為饌以獻焉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
不受士卒三千人悉黥其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
令自舂為食兵器上有弓弩木牌拔槍竹槍弱不可用
桓輕銳殘忍昵比小人腹心閹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
狎飲凡官屬善事者擢居親近左右有小過殺之或鞭
其背賓佐小不如意亦拙之黥為閹吏怒息乃復其位
有塔其制樸陋桓一日請同登遊覽
地無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然屢為寇害漸失

藩臣禮桓卒諸子爭立及廷龍嗣苛虐不道李公蘊逐

之遂代為王

其孫日尊稱帝改元僭號大越

數傳至吳昂無嗣為其壻

陳日熒所有

宋史曰李氏有國九八傳二百二十餘年

元攻下之封其子光

曷為王世貢不絕顧時時遣將躡蹂其地高皇帝蕩平

區宇王陳日燿率先內附遣學士張以寧封為安南國

王會日燿卒侄日燿嗣請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命封

先王何得予若日燿乃請于朝遣編修王濂主事林唐

臣封日燿嗣王而賞以寧得使臣體未幾陳叔明篡立

叔明死子日焜為其臣黎季犛所弑

蒼霞集曰叔明老弟端代視事端攻

占城敗死弟焜代先是上嘗戒安南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之二十一年黎季犛

弑焜立叔明日焜旋為季犛所弑

改國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胡奩為

國王詐稱陳氏絕無後而奩其甥也請權國事文皇帝

許之俄而陳氏之孫天平者間道愬于朝胡奩懼表請

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使都督呂毅黃中大理卿

薛巖以兵護之季犛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

也不為虞至芹站伏發殺天平及薛巖上大怒拜成國

公朱能為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左副將軍新成侯張

輔右副將軍發兵分道討之

吾學編載上幸龍江禍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

母養亂母玩寇母毀廬墓母害稼穡母恣取貨財母搶人妻女母殺降有一雖功不宥

成國公薨

詔新成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躡坡壘隘留二關而入抵

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宣江口出洮水度富良

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立柵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

柵煙焰漲天乘勝攻下西都燒其宮室又破賊艘於木

九江嗣大破賊於鹹水關窮追季犛父子獲之捷聞詔

求陳王後已絕乃郡縣其地

立交趾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為府十七州四十

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

論功進封輔為英國公晟黔國公

餘爵賞有差亡何餘孽簡定作亂英國為大將率兵討擒之踰年陳季擴復叛季擴簡定從子也輔復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英公下交南凡三獲偽王威震西南夷因留鎮其地而尚書黃福掌藩臬有威惠遐外以寧尋召輔歸以豐城侯李彬代鎮福亦以久得代中貴人馬騏墨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彬不能制所攻

沒郡邑十數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
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利益盛前逼交州詔安遠侯柳升
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故嘗從征安南者銳而輕
敵自以千騎為前鋒敗利兵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鎗
死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趾棄之引兵還
利於是送還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進代身金銀香象

布帛謝罪且乞封而宣宗用大學士士奇策

利表言
前國王

遺嗣萬今在老揭請嗣封上集大臣議英國公臣輔高
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得之不宜隳

成功大學士臣士奇臣榮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
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太宗皇
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
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為示弱
乎上曰卿二人言是遣少宗伯李琦少司空羅汝敬等持璽書赦

利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更遣少宗伯章敞納

言徐琦冊為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

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利死子麟立借號紹平偽諡利太

祖高皇帝遣使告哀求冊權署國事正統丙辰以少司馬李

都納言蔡亨持節冊為安南國王麟復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

嗣借號太和偽謚

麟太宗文皇帝

請冊朝貢不絕天順時為庶兄琮所

弒自立

借號天興

大酋黎壽域等起兵殺琮而立濬弟灝

借號

光順成化初與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為岑氏所敗占城

王茶全攻其化州灝率兵救之占城退走虜王茶全以

歸弘治間灝死子暉嗣

借號景統偽謚

暉死子敬嗣

借號

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

借號端慶偽謚

誼立四

年死於弒其酋黎廣度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

恣行克暴民不堪命阮氏圖竊國柄遷誼別宅逼令自

盡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竊見故國王黎

灝第二子故臣炤有子黎調堪任國事乞賜襲封詔許

之

調借號洪順追謚誼為厲愍王

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炤偽封錦

江王暉生敬誼炤生灝調誼被害時炤與灝俱先死故

國人立調而灝之子偽沱陽王諛及弟應以兄不得立

灝妻鄭綏女諛妻鄭惟鏞女是時鄭彊且握柄於國立

調非其意也調既立

偽尊父炤為德宗建皇帝

多行不義國人惡之

正德丙子鄭惟鏞鄭綏與其黨陳真弒調而諒山都將

陳曷者稱陳氏後以諒山之甲迫交州殺鄭惟鏞自立

陳真擊走之曷病死鄭綏等共立諲為主於國

借號光紹偽尊

顯哲宗明皇帝諡明曰靈隱王追諡諡為威帝

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賄之罪

攻鄭氏鄭氏出奔時國柄未有所屬莫登庸諷羣臣推

已典兵

登庸者荆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為陳曷叅督後歸黎諲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諲

左右入柄軍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遂篡奪偽國

既得志漸除諲左右易所親信

防守之諲潛起兵攻登庸反為所敗出奔清華時嘉靖

元年也登庸乃偽立慮

借號統元追諡為襄翼帝

亡何醜慮并其

母殺之而自立

國號大越改元明德
偽諡應曰恭皇帝

時諛尚據清華又

安順化廣南四道登庸立其子方瀛居守自稱太上皇
率兵攻諛連破之諛走入哀牢國憤悒死子寧甫七歲
故臣共立之於漆馬江登庸屢攻不能克鄭惟憐以黎
寧命來請兵下部議拜咸寧侯仇鸞為大將尚書毛伯
溫監督及督臣蔡經等分道入討乃聚兵以聲恫喝登
庸誘使納款登庸於是為降表請罪獻代身金人自贖
伯溫等為壇兩軍相距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稱詔赦

之廣西通志曰嘉靖十五年皇子生先議頒詔諸夷禮部尚書夏言奏安南不貢逾二十年宜罷使及黎寧奏至廷議命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從宜撫勦兩廣督臣潘旦疏稱莫氏奸雄之賊黎氏逆利之裔皆非宜立如以夷狄處之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宜靜觀其變與廷議不合因召且還以侍郎蔡經代之廉州守張岳獨言用兵之害宜留使者勿前經問岳曰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今匍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國體不可褻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一檄足矣於是兵事調度一屬之岳司馬毛伯溫至岳手賊情地形冊子授伯溫曰公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畧無逾此者若不若罷毋征為完計顧公策安決耳伯溫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與師遣人上表乞降至是求益懼岳用前言要之登庸初猶懼強岳懼以禍令蚤自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去

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曰張公
在吾無恐矣伯溫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叅政翁萬達素
負雄畧詣所策如張岳議乃使通判蘇廷獻傳譯令東
身軍門歸地繳印去借號奉正朔復遣作書諭之登庸
乃以十一月素衣繫組躬率頭目耆士候于南關萬達
等開張幕府設龍亭覆以黃幄傳令開關登庸等由關
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
跪傳解其組及接受降書
凱旋伯溫等加秩有差廷議

黎寧非真黎氏後以登庸為都統使鎮安南然帝其國
自如也登庸方瀛相繼死孫福海嗣位又死子宏漢幼
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
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達其後貢遂

絕萬厯間莫茂洽為都統使茂洽死國大亂數年鄭惟
僚子鄭檢立黎暉後維邦為主維邦死子維潭嗣盡逐
莫氏遺孽詣督臣請款關輸貢移文擅用前國王印守
臣詰之維潭飾詞對然請款愈堅與約必以高平居莫
氏如黎氏漆馬江時維潭心難之遁去頃之復款具言
其恢復之義歸附之誠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
宜漆馬江為比守臣曰莫氏先世雖篡逆今日乃國家
外臣也使假息一隅毋遽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

夷共其患難之意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夏築壇受降如

登庸故事

廣東通志曰維潭抵關同知黃宇李陶成出關傳譯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復仇之急

不遑請命乞矜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暉天朝曾錫命馬次鄭松曰隸臣世以衛黎非冒黎也然則何宵遁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遁也幸不加討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曰權做為之立銷矣至安插猶佯對不決復譯諭曰均貢臣也黎昔可漆馬江莫獨不可高平乎且分土既定庸何傷阮澧等語塞趨白維潭曰謹遵命黃宇還報授澧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關先夷杠次夷使衛兵次維潭并通國臣耆俱魚貫入維潭褻衣跣足身繫白組北面伏地陶成親解其組維潭起著衣履同臣耆五拜三叩頭訖進伏罪表次進金人代身姑令戴罪還國候旨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候龍亭前赴左江道請用賓主見又請稍降階俱不從黃承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九

祖從旁厲聲示維潭今復國不費檳榔半咽
何靳四拜遂下拜各頭目皆羅拜張其犒之督臣陳大

科疏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愆况黎之復讎
其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祖宗成法事下部議
如大科言以維潭為都統使安南復定萬厯間黎維新
嗣維新雖國主然政無纖鉅悉決於大臣鄭松所擁虛
器耳三十五年交南苦饑叛酋集衆掠欽州輒散去督
臣戴燿遣兵討捕之移檄維新自縛叛酋松縛企揚扶
安扶忠三人來獻其與粵西連境者歲歲為南大憂督

臣周弘謨請增兵增餉以需大創云其俗夷獠雜居獷悍喜鬪或剪髮或椎髻口赤齒黑跣足文身暑熱好浴

故便舟善水惟交愛人個儻好謀驩演人淳秀好學則

從古傳為美譚國中尚知祀文宣王用制科取士亦猶

中華之遺教也其地分十三丞政司

廣志曰欲示土地之廣疆分析為郡

縣其實一丞政不能及中國一府或自舊縣升為府如慈山涖仁之類或丞政只管一府如安邦諒江之類舊

名多更改割裂 舶人稱東京者即其故都其王居曰日南殿

清化港即舊清化府也是漢九真郡治之地隋唐為愛

州在交趾為西京今為清華承政司

順化港即舊順化府也今為順化承政司

廣南港即舊乂安府也漢為日南隋唐為驩州今為廣

南承政司太傅阮某鄭松之舅也松既執國政阮不能

平擁兵出據於此威行諸部某卒其子始脩貢東京

新州港即舊新安府也今為海陽承政司

提夷港亦交趾屬縣以上風俗大約與東京相類

尚有汝南

承政京北承政山西承政諒山承政太原承政明光
承政興化承政乂安承政賈船所不到附載于此

形勝名蹟

佛跡山

在交州府石室縣有巨人跡

勾漏山

在石室縣古勾漏縣

在其下漢書註勾漏有潛水

東究山

在北江府嘉林州一名東臯山唐刺

史高駢建塔其上

僊遊山

在北江府武寧縣相傳有樵夫觀二仙奕棋於此

金牛山

在武

寧縣唐刺史高駢欲鑿其山見金牛奔出遂止漢書註九真郡居風縣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輝十里

崑

山在諒江府鳳山縣上有清虛洞山腰有瀨玉橋白雲庵林岫之勝

丘皤山

在諒江府丹巴縣上

有石門廣三丈相傳漢伏波將軍馬援所鑿

安子山

在新安府東湖縣一名象山漢安期生得道處

宋海嶽名山圖以為第四福地

雲屯山

在新安府新屯縣大海中兩山對峙一水中通商舶多聚此

大圓山

在新安府新安縣大海中突起

鳳翼山

在三

夏華縣人

三島山

在宣化府楊

芄山

在太原府弄石

歲時登覽

隴山

在太原府洞喜縣四面

戲馬山

在清化府

可行舟

安鑊山

在清化府東山縣出

甯嘗遣吏

天琴山

在又安府奇羅縣東海邊相傳陳氏

採石為磬

橫山

在又安府河華縣昔林邑告交州刺史

傘圓山

在嘉興州其

艾山

在嘉興州蒙縣面臨大江峭

仙艾每春開花雨後漂水羣

富良江

在交州府東關縣

魚吞之便過龍門江化為龍

帶州白鶴江經城東下通利仁縣大黃江以達于海宋
郭達破蠻決里隘次富良江本朝張輔等破黎寇于此

如月江

元兵與懷文侯戰處

天德江

一名廷蘊江又名東岸江永樂初黎寇懼討役民堙塞天

兵既平寇重加浚治舟楫復通

來蘇江

舊名蘇歷江自交州東北轉而西下直抵銳江昔有蘇歷者開

此故名永樂初工部尚書黃福重浚因王師弔伐乃更名來蘇

宣光江

在宣化府曠縣源自雲南教化

長官司入境流七百餘里達宣化江沐晟自雲南引兵駐此

海潮江

在建昌府快州自阿魯江分流

下通玉球江昔陳氏破占城軍處

龍門江

在嘉興州蒙縣漢書註封谿縣有隄防龍門水深百尋大

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曝鯉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一統志曰源出雲南寧遠州至此橫截江流中分三

道飛湍聲聞百里舟過此必舁上岸方可復行

夜澤

在建昌府東結縣梁時有阮賁世為豪右陳霸先擊

破之賁逃澤中夜龍溪在鎮糜府廷河縣昔陳氏夜過

則出掠因號夜澤龍溪江不能渡忽見一橋跨江既渡

回顧不見及有天威涇唐高駘以交州至邕川海多潛

國改名龍溪天威涇石漕運不通鑿開五道有青石

徑或傳馬援不能治既而震東津渡在交州府東關縣

碎其石亦得通因名天威涇瀘江舊以舟楫往

來阻風永樂初張輔沐金溪究水經註曰朱載維將子

歲始置浮橋每歲一易金溪究名詩索糜冷維將女名

徵側為妻側有膽勇攻破州郡為王馬越王城在乂安

援將兵討之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越王城府東岸

縣又名螺城以其屈曲如螺漢時安陽王所築璽城

安陽王舊都越地故又稱越王城宮址尚存璽城

望海城俱交州府漢書曰馬援奏言西于縣戶三萬二

千遠界去庭千餘里請分置封溪望海二縣因

築二城大羅城在交州城外漢交趾郡唐安南都護府

守之皆在此其城張伯儀所築高駘修廣之

宋李公蘊立國于此
雒王宮
交州異域記曰交趾未郡縣時地有

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多為雒將銅印
青綬後為蜀王子所滅今三帶州宮址尚存
天使館
元

與礪使安南題詩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
江白日迴喻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
在

州府東關縣一名西湖馬援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
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嘆曰士生一世但衣食纔足為

郡縣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
在浪泊西里聞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站站墮

水中念少遊
銅柱
馬援破交趾立為漢界誓云銅柱
語何可得也
折交趾滅唐馬總亦建二銅柱

物產

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盪孔融曰金之優者謂之
紫磨一統志謂太原諒山又安等府所出也
珠
晉陶

交州百姓無農惟採珠為業以珠易米

辟寒犀

唐開元間交趾進犀角一株色黃如金以金盤置殿

中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曰辟寒犀也

珊瑚

一統志曰有赤黑二種在海直而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

佗獻赤珊瑚

犀角

宋及本朝充貢山海經曰犀三角一號絳火樹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

小而不墜食角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二角者山犀

象牙

爾雅

翼曰象齒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必削木為偽

貝

欣劉

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廣州志曰貝有八紫貝最美出交州萬震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交趾以南

皆有**玳瑁**

本草曰大如扇似龜甲有文解毒兼辟邪海

其身用滾醋潑之逐片應手而下但不老大則皮薄不堪用耳

翠羽

爾雅謂之鵠異物志雄赤曰翡翠青

曰翠禽經曰鷓有文而貪人取其羽
為飾故左傳云翠被而楚詞云翠帷
面濶五尺餘鼓臍隱起或作海魚周
對初因鄉里小兒聞鳴蛙之恠得於
書馬拔征交趾得駱越銅鼓改鑄
馬式蓋漢而有之與今制不同
洪煉丹求為勾漏令杜
子美詩交趾丹砂重
瓜刺之能入瓜既出香痕復合如故
柯竅露木立死而木存者氣性皆溫
石窰歸而遺於香中歲久漸漬木受
香成矣近世以制帶銜率多湊合頗
得耳
奇楠香油 真者難得今人以奇楠香碎漬之
油中以蠟熬之而成微有香氣
曰木類椿櫟多節葉似橘花白子似
州謂之蜜香斲其積年老根經年皮
欽定四庫全書

銅鼓

廣州記曰俚
僚鑄銅為鼓

銅

銅柱之鑄
從來久矣

丹砂

葛

奇楠香

其香經數歲不歇為諸
香之最故價轉高以手

沉香

圖

枝節不壞者即香也
堅黑而沉水為沉香

速香

南方草木狀曰交趾蜜香樹
代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

別也心與節堅黑沉水為沉香水面者為鷄骨香根為
黃熟香幹為棧香細枝繁實未爛者為青桂香根節輕

而大者為馬蹄香同出一樹今
人名速香蓋黃熟語音之訛矣

安息香

西陽雜俎曰其
樹呼辟邪樹長

三文許刻皮出膠如飴名息香本草云似栢脂黃黑色
為塊新者亦柔軟一統志曰樹如苦棟大而直葉類羊

桃而長中心
有脂作香

詹糖香

圖經曰出交南木似橘煎枝葉為
香往往以皮及蠹屑和之難得淳

好**蘇合油**

圖經曰蘇合香與真紫檀相似而堅實極芬
香今不復見但用如膏油者極芬烈耳陶隱

居以為是獅子屎外國說不爾梁書云蘇合香是諸香
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先煎其汁為香膏乃賣其滓與

賈**絹**

按九真郡蠶年八熟繭小輕薄絲弱綿細今交趾
絹蓋八蠶之絲所織也薄者畫家多用之其色近

古本朝
充貢

東京布

亦吉貝所織者尺幅甚狹

羚羊角

郭璞曰麕似羊而大角圓銳陳藏器

曰羚羊夜宿以角掛木不著地但取角寧中深銳繫小猶有掛痕者是交趾出高山

明角

牛白者角

亦白是稱明角雄角大而直雌者多磊塊故價為遜

烏角

考工記曰犴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絃而昔

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

鹿角

許氏說文曰鹿解角獸雅翼曰鹿陽獸遊山夏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陽退

之象埤雅曰羣居則環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

獺皮

埤雅曰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一歲二祭其先

取魚水滷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今人集其皮為裘

馬尾

宋時占城多從交趾市馬則馬故所自出

陶隱居云蠟生蜜中故謂蜜蠟蜂先以此為蜜踰煎蜜亦得之初時極香軟人更煮煉或加少醋酒便黃

窩燕食海藻吐以作巢依石穴上伏其卵生雛故多著瓦甌夷人梯取之王敬美閩部疏謂海燕所築銜之飛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一

渡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
為海風吹泊山灣海人得之以貨此好奇而誤入之者

也
胡椒 酉陽雜俎云苗蔓生根極柔弱長半寸有細條
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其葉晨開暮合

則裏子葉中形
似胡椒至辛辣
蟬肉 周書王會海陽大蟹註海水之陽
以此貢獻蓋蝸蟬鉅者蝸蟬即蟬

別名也今人貨
其乾肉以歸
薏苡仁 交南呼為薏珠一名薏珠
子馬伏波所以輿謗也
檳榔

俞安期曰檳榔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度之大
三圍高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

皮似桐而厚節似竹而概中空外勁迺立海南遼然萬
里嶺表錄異曰安南人採實以扶留藤兼瓦屋子灰競

嚼之云交州地溫
非此無以祛瘴癘
椰 異物志曰樹高六七丈無枝葉葉
如束蒲在上實如瓠繫之顛實外

皮如胡蘆膚中有汁升餘食其膚則不饑食其汁則增
渴交州記曰椰子有漿作酒飲之亦醉
沈佺期椰子

樹詩曰南椰子樹香裊出風塵叢生調木首圓實檳榔
身玉房九霄露碧葉四時春不及塗林果稻根隨漢臣

千歲子

南方草木狀曰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
加如織其子一苞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

有肉如粟味亦如之乾者殼
肉相離撼之有聲出交趾

菴羅果

一統志曰俗名香
蓋乃果中極品實

似北梨四五月
熟多食無害

波羅蜜

一統志曰大如冬瓜皮有軟刺
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可煮食

能飽人嘉林
州出者佳

劉

爾雅註曰實如梨
酢甜核堅出交趾

石栗

草木狀曰石栗
生石罅間殼厚

肉少味似胡桃熟時為鸚鵡啄
食畧盡故彼人珍貴出日南

豆蔻

異物志曰生交趾
形似益智皮殼小

厚如石榴
辛且香

古度

交州記曰不花而實實從皮
中出大如石榴色赤可食

石南樹

南方

記曰實如燕卵取核乾其皮中
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州樹

南方記曰掘煮如
李子剥核味甜出

欽定四庫全書

雜錄

東西洋考
卷一

十六

武國樹南方記曰子如雁卵曝多感交州記曰多感華乾食之味似栗出交趾

芡草木狀曰蒟醬生蕃國者大而留求子草木狀曰形

深而兩頭尖及半黃已熟中有大茄草木狀曰交廣種

肉白色甘如棗核大交趾有之茄宿根三五年漸

長枝幹乃成大蘇木華夷考曰蘇枋樹出九真南人以

樹或熟梯取之染絳一統志曰一名多那俗名紅

木烏楠木顏師古曰楠木名其心似松一棕竹竹如指

黑色而白點文似楸櫚故名棘竹竹譜曰棘竹生交

稜竹其粗者名竹枯不中用州大二尺圍肉厚

幾於實中夷人破以為弓枝節有刺種以為城卒不白

可攻萬震異物志所謂種為藩落阻過曾墉者也

緣交州記曰白緣樹高大

人子藤西陽曰安南人子藤

餘實味甘美於胡桃

紅色在蔓端有刺子

如人狀燒之集
象南中亦難得
犀
交州記曰犀毛如豕蹄
有三甲頸如馬有三角
象
朝野僉載
曰安南有

象能知人曲直負
心者以鼻捲之
兕
爾雅曰兕似牛青色重千觔一角
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皮堅厚可

制鎧漢帝時九真獻
為奇獸元時安南貢兕
白鹿
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
寧縣宋元嘉交趾獻白鹿

騶
爾雅云騶如馬一角者騶郭云元康八年九真
郡獵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騶也
猩猩

水經註云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狻猊人面顏容端正
音聲玳麗楚太原王綱曰猩猩好酒及履里人置之山

谷常數輩為羣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先知張者祖父
姓名詈曰奴欲殺我亟舍爾去也既復還曰試共嘗酒

速醉取屐著
拂拂
爾雅曰拂拂如人被髮迅走食人山
之為人所擒
海經一名臬羊有毛反踵見人則笑

出交廣郭璞贊曰拂拂恠獸被髮操竹獲
人則笑昏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為我戮
果然
然似繡

猴以名自呼羣行老者在前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
者似有義焉交趾有之南州異物志曰交州果然獸體

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其頭視鼻仍見
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以白為質黑為文集十

餘皮可得一縵繁蒙貴爾雅謂之蒙頌一統志曰狀如
文麗好細厚溫暖蒙貴貓而小紫黑色畜之捕鼠甚於

猫林元凱為安南陳中貴題畫云內相家中蒙貴兒華
堂客到每先知今朝洗面還過耳故寫新圖開閣詩

白雉漢光武時日南九真貢**孔雀**異物志曰孔雀自背及尾皆圓
文五色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

足有距迎晨則鳴相和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殺為脯腊
又養其雛為媒傍施網罟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

其金翠毛裝為扇拂或生截其尾以鸚鵡林元凱詩隴
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減鸚鵡頭春樹拂雲

紅學語聲嬌弄晚風上國抵蚺蛇水經註曰交趾山多
今辭遠貢莫愁彩羽閉雕籠蚺蛇長十丈圍七八

尺常樹上伺鹿鹿過低頭繞之有頂鹿死先濡令濕便
 吞頭角骨皆鎖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以大竹籤籤
 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故異物志曰蚶為大蛇
 既洪且長采色駸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實
 享嘉宴是豆是觴言養創之時肪腴甚肥**紅飛鼠**華夷
 搏之以婦人衣投之蟠而不起便可得也
 多出交趾深毛茸茸然唯肉翼淺黑色雙伏紅蕉
 花間捕者獲其一則其一不去婦人帶之為媚藥**竹鼠**
 交州記曰竹鼠如小**鸚鵡魚**一統志曰龍門江旁有穴
 狗大食竹根出封溪出**鸚鵡魚**青色青綠口曲而
 紅似鸚鵡嘴相**蟻子鹽**嶺表錄異曰溪洞酋長多收蟻
 傳此魚能化龍**蟻子**卵爭肉為醬非官客親友不可
 得食周禮醢人饋食
 之豆有蚶蟻子即此

交易

賈舶既到司關者將幣報酋舶主見酋行四拜禮所貢
方物具有成數酋為商人設食乃給木牌於廬舍聽民
貿易酋所須者輦而去徐給官價以償耳廣南酋號令
諸夷埒于東京新州提夷皆屬焉凡賈舶在新州提夷
者必走數日程詣廣南入貢廣南酋亦遙給木牌民過
木牌必致敬乃行無敢譁者斯風稜之旁震矣順化多
女人來市女人散髮而飛旁帶如大士狀入門以檳榔
貽我通慇懃士人嗜書每重貲以購焉

按宋史大觀初
貢使至京乞市

書籍有司言法不許詔嘉其慕義
許之然則彼國嗜書正非一朝耳

論曰久矣夫交南之為郡縣也文皇帝振宋之陋六師
所指海立電飛漢唐土疆於茲重闢厥績偉矣迨英公
內旆銜命宵人馬竭猶求獸窮則逸宣廟以止戈為武
休息甚弘然楚楚冠裳棄成鱗介不得與珠崖儋耳同
被華風則大造者之靳此一方靈秀也二百餘年羈縻
勿絕保境戢惠固獻琛而稱藩易姓代興終款關而待
命雖僭竊未改視黎桓時則有分矣

東西洋考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二

明 張燮 撰

西洋列國考

占城

占城古越裳地也秦林邑漢象林及區連殺縣令自立
稱林邑王數世中絕外甥范熊代之子逸嗣逸死奴文

篡立

梁書曰文本夷帥范稚家奴嘗牧羊山澗得醴魚
二化而為鐵因以鑄刀刃成文向石呪曰若所石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二

破者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劄橐文心異之范推嘗
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
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
偽於鄰國迺王于置毒漿中殺之脅國人而自立 永和

間襲破日南殺其守夏侯覽以屍祭天屯日南久之

梁書

曰夏侯覽為太守侵刺尤甚林邑貪日南地肥沃常欲
畧有之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
三年乃還交州刺史朱藩遣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
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為界藩不許遣陶綏討
之文歸林邑

文死子佛嗣屢為晉兵所破然亦世為交

尋復屯日南

南患

梁書曰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滕峻灌
邃帥交廣兵討之佛嬰城固守峻盛兵於前邃帥

勁卒自後踰壘而入佛眾驚潰追至林邑佛乃請降昇
平初復為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隆安三年佛孫須

達復寇日南執太守翦源又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阯太守杜瑗遣鄧逸擊破之即以瑗為刺史義熙三年瑗連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瑗連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及生俘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至孫文敵為扶南所南諸郡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

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為王傳子陽邁宋永初時

遣使來貢

南史曰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為陽邁若

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其後叛服靡常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

之深入其境齊梁亦通使往來隋時為大將劉方所破

北史曰仁壽末上遣大將軍劉方擊之王梵志乘巨象戰方軍不利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與戰偽北梵志逐

之其象陷大破之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蓋其國有十八世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至唐而

范始滅國人立其姑子諸葛地更號環王元和初都護

張丹擊走之徙國於占占城之名所自始也宋時襲破

真臘文獻通考曰閩人有泛海之吉陽軍者飄至占城見其國與真臘乘象以戰無大勝負乃說王騎戰

敬之弓弩騎射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厚齋隨以買馬得數十匹以戰大克後真臘大舉復

讐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主之元世祖詔降虎符授榮

祿大夫占城郡王即其地立省撫安之然竟負固大軍

南討國王戰敗逃遁然不果降明興高皇帝賜占城國

璽書國王阿荅阿者遣使朝貢蓋從此始歸款矣四年
王為安南所苦奉表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為聲
教所被不敢輒欺負上憐之報曰兩國既共內附豈宜
擅兵相攻業詔安南無開疆釁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
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有聲律方言各異中國人不
可遣爾國人能習華語者來習肄十六年遣子入賀聖
節永樂改元遣使告諭即位其王占巴的賴奉金葉表
來貢上使行人蔣賓王樞往報之賜金綺有差且勅安

南毋相侵掠從來請也四年遣中貴馬彬諭以共伐安南詔粵東諸將繕兵甲由海道與占城會賜占城王鍍

金銀印他物甚侈王出兵助征

廣通志曰復遣太監王貴通賚勅往勞賜金幣

五年奏言克復安南所侵地獻俘貢方物上下詔褒美數年間屢遣使來貢悉厚答之至命中貴彬護其使臣以歸十三年兵部尚書陳洽馳奏初討安南時占城王雖聽命出征然實懷二心愆期不進又以金帛戰象資季擴季擴以黎蒼女遺之復約陳翁挺侵升華府所隸

地罪下季擴一等耳請發兵征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

窮兵遠夷遣使諭王歸我侵地其後三年一朝貢詔使

亦間往不絕

吳惠日記云正統六年奉使占城王遣頭目迎詔笳鼓填咽旌麾掩靄羃衣推髻前

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於國門帳列戈戟以羣象為衛既宣詔稽首受命上元夜請賞煙火藝沉香燃火

樹咸陳樂舞民多裸袒士著苧衣

景泰末王摩訶貴殂天順初年弟盤

羅悅馳使請封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持冊往王

亦遣使來謝云成化中王茶全為交趾所破嗣王徙居

赤坎邦遣使請封如故事而安南陪臣據其故都詭稱

占城王迎詔使臣馮乂誤謂真王也持封冊給之嗣王古來航海奔廣州投訴更以來朝為辭督臣屠瀟命叅議姜英覈其事時安南納叛將而助之虐申言古來不當嗣瀟從僉議謂冊印元有古來名宜王其地具疏以聞仍移檄安南道之順逆安南亦不敢大肆其狼噬乃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宣護送古來還國弘治十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正德五年奉詔冊封者給事中李貫行人劉廷瑞也十二年來朝嘉靖二十一年再

至云其俗果于戰鬪尚釋教王冠三山金花玲瓏冠披

錦帔著玳瑁履腰束八寶方帶出游乘象或黃犢車一

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矢刀鎗

梁書曰王著法

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為幡旗

民望之膜拜一而

止臣艾葉冠男蓬頭

宋史曰撮髮為髻散髮餘髻於後

女後椎結居處

為閣名曰干闥門戶皆北向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

紫衣

梁書曰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

僭玄黃者論死柳葉為

席以麝塗身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令巫祝之曰

阿羅和教他早托生也正月一日牽象周行所居之地

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游船十一月望日為冬

至所部各獻方物十二月望日城外縛木為塔以衣服

香藥置塔上焚之祭天釀酒甕中俟熟賓主繞甕坐筒

而吸且吸且注水味盡而止

星槎勝覽曰非至午不起
非至子不睡見月則歌舞

為樂無紙筆以羊皮搥薄削竹為筆蘸白灰書字

南史曰
書樹葉

為紙或擊鼓以警衆或吹蠶以即戎古稱歲時採生人膽

入酒飲之又以浴身謂之通身是膽也嫁娶必用八月

女先求男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

付囑曰吉利吉利

北史曰婚媾令媒者齋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

親賓歌舞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壻盥手因牽女授之

喪用火葬以器乘餘

骨沉之

隋書曰王死七日而葬百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收其

餘骨王則內金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甕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盡七七而罷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

戒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從此國事不得復相

關傳子攝國期年得無恙復入為王國人呼為芳嚟馬

恰刺札焉

唐書曰呼王為陽滿王妻為陀陽河熊太子為阿長連宰相為娑漫地隋書曰尊官有

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地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為二百

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

形勝名蹟

金山

在林邑故國梁書曰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鴉候山

元史曰唐人曾

延來言國主逃於大州西北鴉候山聚兵三千餘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兵交戰謀者云國主實在鴉候

山不勞山

在林邑浦外唐書曰有罪者使象踐之或送不勞山令自死

赤坎山

占城王為

交趾所逼徙居于此

伽備貌山

區粟城

南齊書曰區粟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

木城

元史曰官軍依海岸屯駐占城兵治木城四面約二十餘里起樓棚立回回三稍砲百餘座又木城

西十里
建行官

半山塔

元行省嘗屯兵于此

羅灣

即占城港口

物產

金

即金山所出者南齊書曰金汁流出銀元史曰遣其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銀舅奉國王信

物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甕為質歸款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王病未能進先使持其槍來以見

誠錫見吾鐵見宋

寶母

原化記魏生得一美石有胡人見之曰此寶母也每月望設壇

海邊置石其上可得美珠一統志載為占城產

澄水珠

宣室志曰嚴生得一珠胡人云此清水珠置濁

流則渙然澄徹一統志載為占城產

火珠

舊唐書曰范頭黎獻火珠大如雞卵圓白皎潔光照數丈狀如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水精正午向日以
艾蒸之則火燃
琥珀
華夷考曰林邑多琥珀琥珀在地其上及傍不生草木深者或

八九尺大如斛屑去皮成
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
水精
一名水玉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精唾壺一

口青白水精
唾壺二口
貝齒
本草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梁書云占城所出
菩薩石
周顯

德中入貢談苑曰色瑩白若水晶
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
犀角
夷人謂之黑暗宋及本朝充貢

吾學編曰占城犀角象牙最多犀大者
八百斤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
象牙
夷人謂之白暗宋及

本朝
毒瑁
見梁書
奇楠香
諸國出者惟占城為佳本朝充貢星槎勝覽曰棋楠香在一山

所產苗長禁民不得採取犯
者斷手足吾學編名伽南香
沉香
梁史曰沉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

爛而心節獨在置水
中則沉故名沉香
檀香
佛家謂之旃檀宋及本朝占城以之充貢圖經曰檀香凡

數種有黃白紫之異古今註曰
紫旃木出林邑亦謂紫檀也
龍腦香 酉陽雜俎云樹
高八九丈可六

七尺圍葉圓而背白樹有肥瘦形似松脂作
杉木氣乾脂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波律膏
麝香 唐書

麝塗身日再塗再澡華夷考曰似麝而小其香正在陰
前皮內別有膜裏之春分取之生者益良一說香有三

種第一夏食蟲多至寒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
落處草木皆焦其次麝香乃捕得殺取者又次心結香

麝被獸逐狂走顛墜崖谷而
斃破心見血流出血作塊者是
乳香 宋時充貢廣志曰即

桃者名乳香蓋薰陸之類也
香譜云今以通明者為勝
降真香 本朝充貢本草曰

上天召鶴
盤旋其上
丁香 宋時充貢本草註曰樹高丈餘凌冬不
凋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黃子如丁長四

五分紫色中有粗大長寸許者
呼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折
薔薇水 周時入貢宋史
曰灑水經歲香

不歇俗呼為薔薇露**猛火油**周時入貢宋史曰得水愈熾國入用以水戰**吉貝**梁書曰樹名也

其華成時如鷲毳其緒紡以作布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朝霞布**唐書曰王妻服朝霞又貞觀時以之

充貢**絲紋布**見宋史**白氎布**宋史曰無絲蠶以白氎布纏其胃垂至於足**貝多葉**

篔簹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濶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夷人以此書字者也織以為篔簹宋時占城充貢**明**

角**烏角****黃蠟**見宋史**硫黃**陶隱居云出林邑色如鷲子初出殼名崑崙黃**蘇**

木見宋史本朝充貢**烏楠木**見宋史本朝充貢星槎勝覽曰烏木降香樵之為薪**觀音竹**

吾學編曰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一寸二三節**穀**宋史曰每歲稻熟王自割一把從者及婦女競割之

今漳人所有占**燕窩**華夷考曰海燕大如鳩春回巢於古巖危壁茸壘乃白海菜也鳥夷

衆即占城種也

向其秋去以脩竿接鏟取而胡椒宋時入貢檳榔唐書曰取

酒宋時椰南方草物狀曰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

王憤之剖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波羅蜜瀛涯勝覽曰

雷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如酒云波羅蜜狀如冬瓜皮似荔枝內有黃肉大如鷄

子味甘如蜜中有子似鷲腰子炒食之味如栗海梧子圖經

南方草木狀曰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茴香圖經

形如小粟三角肥甘樽俎間佳果也出林邑華澄茄

香子亦名茴香交廣諸番出入藥用番舶者花頭如傘蓋結實如麥而小青色宋時占城入貢

本草經曰生佛誓國似梧桐子及蔓荆子微大亦名毗陵茄子按宋史占城王為交州所攻奔于佛逝即占城屬國

豈蔻

見宋史按宋史載占城所產又有甘蔗蕉子蓮子麻豆之屬茲不具悉犀林邑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九

犀行過叢林不通開口露齒前向棘林獅說文曰虺獅

自開周顯德中占城獻雲龍形通天犀獅子也爾雅曰

狻猊如虺貓食虎豹宋史占象酉陽曰環王國野象成

城傳曰民獲獅象皆輸於王象羣一壯管牝三十餘國

人養馴者**猩猩**見唐**白猿**梁天監九年來獻**白雉**援神契曰周

可令代**秦吉鳥**唐會要曰林邑國有結連鳥謂之吉了能

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言比鸚鵡**鸚鵡**山經

鸚尤慧大抵鸚鵡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鸚鵡**曰青

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鵡舌似小兒脚折前後各兩

扶南徼外出五色者舊唐書曰林邑獻五色鸚鵡太宗

異之詔李百藥為賦又獻白鸚鵡精識辨慧善**山雞**典

於應答太宗憫之並付其使令放還於林藪**山雞**苑

曰山雞愛其毛映水則舞傳玄賦曰惟南州之令鳥兼

坤維而體珍被黃中之正色敷文象以飾身占城宋時

入歸飛水經註曰林邑城外香桂成林氣清澄煙時禽異羽翔集間闕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名歸飛

鳴聲自呼俞益期與韓豫章牋曰其背青其腸赤丹心外
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有萬里何由歸

哉

龜

宋史曰官無資俸但給龜魚充食

交易

賈舶抵岸獻果幣于王王設食待之國人狠而狡貿易
往往不平故往販者少或謂取人膽者非止獻王亦以
供象洗目伺人于道乘其不意斫殺之取膽以去若彼
人驚覺則膽破不中用矣置衆膽煮釜中華人膽輒居

上故必取華人膽為貴五六月間商人出必戒嚴

暹羅 六坤

暹羅在南海古赤土及婆羅刹地也以赤土故後人訛
為赤眉遺種隋大業二年募能通絕域者屯田主事常
駿等自南海郡乘舟使赤土宣詔畢為奏天竺樂曰今
是大國臣非復曩赤土國矣以鑄金為多羅葉隱起成
文為表金函封之遣子隨駿還報此通中華之始也

隋書

曰王遣船三十艘來迎進金鏤以纜駿船月餘至都遣
子那邪迦送金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

餅八收貯香水白疊布四條擬供盥洗其日那邪迦又將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并致金花金盤以籍詔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上闍王以下皆坐宣詔記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遣婆羅門就館送食曰飲食踈薄願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蠅蝸之肉百餘品廷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遣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蠡鼓送之

唐貞

觀時婆利羅刹與林邑使者偕來

唐書曰婆利東即羅刹也常駿使赤土遂

通中其後分為暹與羅斛二國暹瘠土不宜耕稼羅斛

土平行而種多獲暹取給焉元元貞初暹遣使入貢賜

來使素金符佩之

元史曰元貞元年進金字表欲朝廷遣使至其國比表至已先遣使蓋彼

未之知也使急追詔使同往以遣人與麻里子兒舊相讐殺至是皆歸順有旨諭遣人勿傷麻里子兒以踐爾

言

大德三年暹國主上言父時朝廷嘗賜鞍轡白馬及

金縷衣乞循故事以賜帝以丞相言彼小國而賜馬恐

其鄰祈都革譏議朝廷竟賜金縷衣不錫以馬迨至正

間暹降羅斛遂稱暹羅斛洪武四年國王叅烈昭毘牙

遣使奉金葉表來朝七年使臣沙里拔繼至自言銜命

來王去秋八月壞舟烏猪洋漂至南海所餘貢物僅蘇

木降香兜羅綿來獻不敢自外於包茅上訝其無表詭

言舟覆而方物廼存必番商也卻之

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比年

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則每世一朝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淳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
古典不必頻煩其移文使諸國知之

九年國王哆囉

祿遣其子昭祿羣膺貢象及方物下詔褒諭賜暹羅國

王印自是始稱暹羅從朝命也二十年再貢二十八年

哆囉祿殂遣中使趙達往祭兼賜嗣王昭祿羣膺及妃

綺帛毯布有差永樂元年遣使賀即位二年表貢方物
遣中使李興往勞賜文綺鈔帛四年貢使嗣至表乞量
衡式許之并賜古今烈女傳是秋國王遣使與琉球修
好遭風漂舟入閩守臣籍記方物以請上謂李至剛曰
屬夷締盟美事也朕豈有利焉鄉有善人猶能救人於
危况朝廷統御天下哉令有司給粟俟便風導之去七
年使兀兩至首春以祭仁孝皇后秋九月更修職貢厚
報之時南海叛民何八觀等屯聚島外竄入暹羅至是

使歸兼諭國王母為逋逃主八年貢使附送八觀等還
降勅嘉美十年冬貢復至十三年昭祿羣鷹殂子三賴
波磨札刺的賴嗣暹羅於滿刺加夙鞭箠使之徵輸惟
命然猶歲歲開兵隙十七年詔暹羅國王俾與滿刺加
平十八年貢又至遣中使楊敏護其使還國并報禮王
十九年春奉表謝侵滿刺加之罪七月貢如常儀蓋是
歲使又兩至云二十一年貢至賜鈔幣如禮其後著令
三載一貢至成化間汀州士人謝文彬者以販鹽下海

飄入暹羅因仕其國後充貢使至留都遇從子瓚于途
為織錦綺貿易事覺下吏竟遣歸然成化後大率六年
一貢矣嘉靖三十二年使至貢白象及方物途中白象

已斃遺象牙一枝使者以珠寶飾之置金盤內并貯白

象尾毛為信

廣志曰象牙一枝長八寸首尾廂金起花
牙首大五寸七分鑲石榴子十顆中鑲珍

珠十顆寶石四顆尾大
二寸鑲金剛鑽一顆

上嘉其意而禮遣之隆慶初年

東蠻牛

俗名
放沙

求婚暹羅暹羅拒之峻東蠻牛恚甚統沙

外兵圍暹羅破之王自經死虜其世子及中朝所賜印

以歸次子攝國奉表請印曰暹羅部領數十國非天朝

印不得調兵上命給子

時鄭汝璧為禮部郎白內閣不知印文云何閣臣曰第鑄暹羅

國王印予之可耳鄭曰國初受封未必即稱王且篆文尺寸或有未合於彼不便彼所存公移舊印文固在也宜檄粵東撫臣往取循以給之內閣曰然嗣取印文至則都統使印也遍考諸書國王印是永樂所賜而耳目刺謬若此豈先朝佯為駕御之術耶抑適來在暹羅既事者因更給而故殺其權即存之以俟知者

敗其後頗為東蠻牛所制嗣王整兵經武志在復雙萬

厯間東蠻牛復來寇嗣王引兵迎擊之殺其子東蠻牛

宵遁不敢復窺暹羅暹羅新雄海外遂移軍攻真蠟真

蠟降從此年年用兵遂霸諸國矣比倭寇朝鮮部議遣材官諭諸屬國率夷兵攻夷暹羅願領所部前驅自効經畧都御史宋應昌以聞會倭酋死逃去不果行焉其

土下濕氣候嵐熱不齊民悉樓居樓密聯檳榔片藤繫

之甚固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間王宮高九丈餘以黃

金為飾雕縷八卦備極弘麗

隋書赤土傳王居有門三重每門圖畫飛仙菩薩之

狀懸金花鈴旒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末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前並陳金甕金鑑當前置金伏牛前樹一寶蓋左右皆有寶扇然則今之暹

羅猶畧祖
其華靡也

諸酋見王禮制甚肅望門自拜膝行乃前王

與國人白布纏首被服長衫腰束嵌絲悅王獨加以錦

綺跨象或乘肩輿尚釋教國人效之

赤土傳曰
其俗敬佛

百金之

產便以其半施佛婦人多智丈夫事無大小悉歸與婦

計之聽其裁決婦見華人慕悅之置酒款接留宿酣狎

以為常夫不能禁也

吾學編曰男陽嵌珠玉貴
者範金盛珠行鏗然有聲

婚則羣

僧迎壻至女家僧取女紅帖男額以為吉祥喪禮以水

銀灌之葬于高埠蓋塔其上貧家烏葬耳以礬製紙施

煙粉為白黑田平而沃稼穡豐熟其俗勁悍善水戰

星

勝覽曰削檳榔木為標鎗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

大將多用聖鍊裹身刀矢不

能入聖鍊者人腦骨也

方言謂天為普賴地為佃因日為朕月為晚官制凡九等一曰

握啞往二曰握步刺三曰握啣四曰握悶六曰握文七曰握叛八曰握郎九曰握救坤文則使臣在館教習譯者字生

形勝名蹟

其國有款細灣細辭滑沾奔諸府皮細祿倒腦細可刺諸司

大帽山

在王宮後

筆架山

三峯接連如筆架狀

黎頭山

竹嶼

椰樹

灣

黃河水

水自五月一派從海中來漸而漲田其地四月插苗苗隨水漲而發水漸高苗亦漸

長遂至六七尺漲以九月始退退則稻熟可
收田得水而肥其米純白鄰壤多取給焉
三寶港是

無鱷
魚
金城 在王
金塔 在殿內其中金佛無數
三關 其一
為程

盡所轄其二為木夷所轄
其三為佛郎機日本所轄
錫門 華人出入必經之處鄭
和為建卓楔扁曰天竺

禮拜寺 永樂間鄭和所建寺
甚宏麗佛高與屋齊
三寶廟 在第二闕祀
西

塔 其塔無合尖間夷人初建塔功成
鄭和令削去之後屢緝不能就

物產

珠 徐東南方狀曰採珠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
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海賈云中秋有月是歲
多 珊瑚 圖經曰生海底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海中經
珠 珊瑚 日取珊瑚先作鐵網沉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

高三二尺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今
一統志云以絲繩繫五爪鐵猫兒用黑鉛為墜擲海中

取之亦其遺法
也本朝充貢
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地中千年
化為茯苓又千年化為琥珀
猫睛

石 寶貨辨疑曰猫睛出南番酒
色潤如指面大者愈大愈好
寶石 華夷考曰錫蘭高
山參天頂產青美

藍石黃雅鶻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
衝流沙中拾取之暹羅本朝充貢
金剛鑽 抱朴子曰
金鋼生水

底石上如鐘乳狀體如紫石英沒水取之鐵擊不能傷
華夷考曰金剛砂出深山高頂人不可到乃鷹隼打食

卻於野地上鷹糞中獲得
以其能鑽定器名金剛鑽
犀角 本朝
充貢
象牙 本朝
充貢
翠羽 本朝

充貢
玳瑁 龜筒 嶺表錄異曰人立背上可附而行取殼
以生得全者為貴初用木換出其肉楚

毒鳴吼如牛古人謂生龜脫筒指此工人以其
甲通明黃色者煮拍陷瑋瑁為器謂之龜筒
花錫 爾雅

錫謂鉛地鏡圖曰草青
錫謂鉛地鏡圖曰草青
羅斛香一統志曰味極清遠
亞於沉香本朝充貢檀

香葉廷珪香譜曰皮實色黃者為黃檀皮潔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色紫者為紫檀並堅重清香白檀尤良

乳香佛書謂之天澤香言其潤澤也又謂之伽羅香
降香本朝充貢俗呼舶上來者為番降
片

腦華夷考曰產暹羅諸國高二三丈皮理如沙柳腦則其皮間凝液也島夷以錫付狃就谷中尺斷而出剝

採之有大如指厚如二青錢者香味清烈瑩潔可愛謂之梅花片鬻至中國擅翔價焉復有數種其次耳本朝

充貢薔薇水華夷考名醪醪露曰海國所產天氣淒寒零露凝結著他草木乃冰澌木稼殊無香韻惟

醪醪花上瓊瑤晶瑩芬芳襲人若甘露焉夷女以澤體髮膩香經月不減暹羅尤特愛重競買畧不論直兜

羅綿瞿唐夫曰兜羅綿刀矢不能入
明角
烏角
蠟見星槎
阿魏西

雜俎曰樹長八九尺皮色青黃斷其枝汁出如飴名阿魏海上耳談謂傳之暹羅商云樹如棘叢生刺若蝟毛春初麋鹿孳逐狂奔著樹輒死地產大蟻壅泥沙吸之成封堙夷人乃以竹筒作筥射壅中筒溜成藥彼中食料以此爛物如鮑肆忘臭按唐本註曰性極臭而能止臭亦奇物也

獺皮 蘇木 吾學編曰暹羅蘇木賤如薪色**夷瓶** 夏月貯水可以俗名干桎絕勝本朝充貢

大風子 釋名曰能治大風疾故名**紫梗** 本草名紫鉏蘇恭曰紫色如膠作赤云蟻於樹藤皮中為之如**沒藥** 圖經曰海南諸國有之蜂造蜜吳錄所謂赤膠**根** 株如橄欖葉青而密歲久者膏液流淌地下凝結成塊一統志曰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為坎用斧伐其皮取脂

交易

中國往與貿易既至王城以幣帛橙橘之類貢王然王
深居不得見其俗以海貳代錢是年不用貳則國必大
疫故相沿不改

貳即今螺巴星槎勝覽云
每一萬准中統鈔二十貫

貿易輸稅各

有故事國人禮華人甚摯倍于他夷真慕義之國也

論曰林邑夙通中華居然雄國暹羅自赤土攀隋亦便
有衣被震旦意明輿內附洗沐雲油占城見苦交人則
屢詔銷其鋒暹羅躡蹂滿刺加則十行折其銳蓋莫不
義畏而仁懷焉然占城從征而有二心於交暹羅當海

內寧夷輒請遣子入學當屬國雲擾又請助戰擒倭夫
固二國之優劣也

東西洋考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三

明 張燮 撰

西洋列國考

下港

加留地

下港一名順塔唐稱闍婆在南海中者也一名訶陵亦

曰社婆元稱爪哇

一統志又
名蒲家龍

甲兵為諸番之雄王宮磚

墉高三丈方三十餘里屋高四丈

宋史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

地覆

板蒙藤花蓆跣跌而坐

唐書曰象牙為床若蓆

王蓬頭頂金葉冠

曾縈嵌絲帳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前導

有金鎗珠篋及孔雀尾傘之屬

宋史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

牀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與壯士五七百人執兵器以從

國人見王皆坐俟

其過乃起云

宋史曰王子三人為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次

有文吏三百員目為秀才掌文簿總計財貨又有卑官千員分主城池帑藏及軍卒其領兵者每半歲給金十

兩勝兵三萬亦給金有差民居茅茨磚庫男蓬頭女椎結衣裝纏胸

以下姻聘無媒妁但以黃金為禮將婚男造女家後五

日迎婦以牛車載綵棚寶綉女其中又作假新人新婦
一雙粧束相類迎向禮拜寺訂盟然後抵家其俗有名

而無姓五月遊船十月遊山

方與勝畧曰每月望夜前
後婦數十人聚眾成隊一

婦為首眾婦隨行月下首婦唱則眾婦皆和至親友富
貴家贈以鈔帛等物每十月有竹槍會其國王與妃各
乘一車至會所令男子二人為偶各執竹槍妻各執短
木列其旁及交敵一合妻各以短木隔之曰那刺那刺
則逆設中槍死王令勝者與死者
金錢一個死者妻即隨勝者而去樂有橫笛鼓板自為

夷舞諺所謂太平閣婆之徵也

元史曰多出奇寶取貴
於中國人則醜怪情性

語言與中國
不能相通

病不服藥但禮佛祈禳喪有水葬火葬犬

葬惟逝者所欲而已生子甫一歲以七首佩之名曰不

刺頭

俗云吧六頭

金銀象牙雕琢為靶無貧富悉佩腰間值

忿爭即拔刃相刺國人居相語曰病死天之所厭不若

刺死者身自為雄也其輕命捐生類如此劉宋元嘉時

始入中國

南史曰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阿陀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

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我雖在遠亦霑靈潤

至唐貞

觀中遣使入貢

唐書曰王居閻婆城其祖吉延東遷於婆露伽斯城旁小國二十八莫不臣服

上元間國人推女子為王號悉莫威令整肅道不捨遺

大食君聞之齋金一囊置其郊行者輒避如是三年太子過以足躡金悉莫怒將斬之羣臣固請悉莫曰而罪實本於足可斷趾羣臣復為請乃斬指以徇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大歷元和咸通之間使者屢至朝命優

答之

唐書曰大歷中訶陵使者三至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五色鸚鵡頰伽鳥等憲宗拜內四門府左果

毅使者讓其弟帝嘉美並官之訖至宋淳化三年其王大和再朝貢咸通中遣使獻女樂

穆羅茶遣使來貢云中國有真主本國願得比於外臣

宋史曰先是朝貢使泛船舶至明州定海縣掌市舶監茶御史張肅先驛奏其使飾服之狀與嘗來入貢波斯

相類譯者云今主船大商毛旭者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又言其國王一號夏至馬羅夜王妃曰落肩娑婆利又其方言目船主為勃荷主妻曰勃荷比尼贖其船中婦人名眉珠椎髻無首飾以蠻布纏身顏色青黑言語不能曉拜亦如男子膜拜一子頂戴金連鎖子手有金鈎以帛帶縈之名呵嚕使還賞賚

甚厚大觀三年再貢詔禮之如交趾元遣史弼高興征

之終不能制

元史曰世祖撫有華夷其出師海外諸番者惟爪哇之役為大

我朝洪武

二年遣行人賜爪哇國璽書三年王昔里八達刺遣使

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所授宣勅二道

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爪哇要而殺之

宋史曰其國與三佛齊有仇怨互相

攻戰

十三年王八達那巴那務來貢上絕其使下詔責王
永樂元年西王都馬拔奉表賀即位二年東王孛令達
哈遣使朝貢請印與之西王亦歲歲貢使來朝五年西
王與東王戰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
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勅責西王令償死者金六萬已
僅入貢萬金禮官請索如約上曰朕利金耶令遠人知
畏耳蠲其金賜鈔幣諭之八年貢馬及方物十一年復
貢是時三佛齊已降爪哇更名舊港中貴人吳賓使爪

哇還奏言滿刺加國王詭稱朝旨從爪哇索舊港地爪哇人不敢即寧上降勅附來使慰諭之俾無猜惑十三年都馬板更名楊惟西沙專使謝恩十六十九年凡再貢而東王久不至蓋先是為西王所破詭言欲立其子意竟不果而遂滅也正統二年再貢厚賜之景泰時請封賜蟒衣繖蓋天順四年王都馬班貢使還國以綵幣賜其王及妃鄭端簡謂其國人大抵三種唐人土人而外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潔近紅毛番建禮拜寺彼

中蓋其別種由來漸矣

加留垷下港屬國也半日程可到風土盡相類云

形勝名蹟

新村

舊名厝村中華人容此成聚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粵人也賈舶至此互市百貨充溢

西山

中有人三百餘歲身穿紙衣卧覆鼎山其上似蘇魯馬樹上辟穀能知吉凶呼為老仙釜故云

益

港傍大洲林木蔚茂千餘家強半是中國人又有長尾猿數萬人相傳唐時族眾凶惡一日有僧至其家

取水喫之俱化為猿止留麻喏巴歇村元史瓜哇傳曰一姬不化至今餘種猶存由戎牙路於麻

喏巴歇浮梁前進又葛郎王追殺至麻喏巴歇後漳估人訛為滿者伯夷中有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三

山 賈人登岸之處 郎 卑 野 州 唐書曰王嘗登之以望海夏至

鵝 山 出鵝鵝故名 石 錠 相傳是鄭和所遣者重只百斤二千餘人擡之不起及徙置他所瘟疫甚

多國王乃移還其處 吉 利 門 元史曰大軍繼進吉利門 閣 婆 城 唐書訶陵傳王居閣婆城 婆

露 伽 斯 城 唐書吉延東遷處旁 淡 水 港 去蘇魯馬益二十里

物產

金 銀 唐書曰出黃白金 真 珠 宋史閣婆傳曰方言謂真珠為沒爺蝦羅宋及本朝皆充貢

犀 角 宋史曰方言謂犀為依密其角宋及本朝充貢 象 牙 宋史曰方言謂牙為家囉宋及本朝充貢

玳 瑁 宋時充貢 沉 香 宋史曰方言謂香為焮燉盧林 檀 香 宋及本朝充貢 丁 香 生深山

樹極辛烈不可近熟則自墮而後洪濤漂山丁
香乃湧澗溪而出揚拾數日不盡宋時充貢
銅鼓今

華人所用者諸國以爪哇為最
振響過雲價直可數十金
龜筒本朝充貢
絞布宋史有繡紋絞雜色

絲絞本
充貢
吉貝見宋史
藤花簾宋時充貢
硫黃見宋史
紅花習鑿齒所謂紅

藍者也爾雅翼曰花生時但作黃色茸茸然故又名黃
藍杵灌水淘絞去黃汁更
持以清酸粟漿淘之絞如

初即收
取染紅
夷瓶下港出者
蘆薈本草曰一名訥會一名奴
會俗呼象膽以味苦如膽

也一統志曰草屬狀如紫
尾採之以玉器搗研成膏
阿魏一統志曰土人納竹筒
樹梢脂滿其中冬破筒

取脂或曰脂毒人不敢近紫羊樹
下自遠射之毒著羊羊斃即為魏
胡椒樹如蒲桃葉如
扁豆實如浮葵

子蔓生梧桐上故國人
青鹽唐書曰訶陵最富有穴自
語曰未種椒先種桐
滂鹽按魏地記鹽大而青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三

六

白名青
鹽也
木瓜
爾雅謂之楸何承文賦所謂方朝華而繁

產
檳榔
見宋
椰子
舊唐書曰以柳樹花為酒其樹生花
長三尺餘大如人腦割之取汁成酒

味甘飲
之亦醉
蝦蟇
丹樹
宋史曰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
丹樹華人未嘗見
波羅

蜜
華澄茄
一統志曰藤蔓春
花夏實白而實黑
蝨吉柿
華夷考曰如石
榴樣皮厚潤有

橘囊櫟白肉四塊甘酸可食
出瓜哇國夷人呼為網滑
赤白荳蔻
本朝
海菜
海物
異名

記曰海生而紫蔓其大者為鹿角菜一名猴葵南越考
白猴葵色赤生石上謂之鹿角以其莖有歧也故名

思君
似婆羅蜜而中無
茴香
見宋
蘇木
南州記云生海
子烘食之似芋
史
叶似絳木若

女犀
象
見宋
白鹿
見吾
猴
宋史曰國中多猴不畏人
史
學編
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投以

果實則二大猴先至土人謂之**孔雀**本朝充貢博物志曰尾多變色喻如

雲霞人拍其尾則舞**鸚鵡**埋雅曰衆鳥足趾前三後一尾有金翠五年始成

齊分兩脣俱動雅翼曰五色尤慧白**傾伽鳥**唐時入貢倒掛

鳥呈樣勝覽曰身形如鵲而羽五色日間焚香則收藏之羽翼間夜則張尾翼而倒掛以放香

似鸚鵡而小不復能言俗名**相樨鳥**其五彩者名彩鳩

交易

華船將到有酋來問船主送橘一籠小雨傘二柄酋馳信報王比到港用果幣進王立華人四人為財副番財

副二人各書記華人諳夷語者為通事船各一人其貿

易王置二澗城外設立舖舍

宋史閩婆傳曰中國人至者待以宿館凌晨

各上澗貿易至午而罷王日徵其稅又有紅毛番來下
港者起土庫在大澗東佛郎機起土庫在大澗西二夷
俱哈板船年年來往貿易用銀錢如本夷則用鉛錢以
一千為一貫十貫為一包鉛錢一包當銀錢一貫云下
港為四通八達之衢我舟到時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將
本貨兌換銀錢鉛錢迨他國貨到然後以銀鉛錢轉買

貨物華船開駕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國故也

東埔寨

東埔寨即古真臘國也其國自呼甘字智後訛為甘破

蔗今云東埔寨者又甘破蔗之訛也

風土記云西番經名其國曰激浦只

葦甘字智之近音

先為扶南屬國王姓刹利氏至質斯多那兼

扶南而有之遂雄諸夷既死子伊奢那先代立隋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之甚厚至唐疆土寔闢神龍以來國分為二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南近海號水真臘又

之仍合為一今賈舶至者大都水真臘地也宋政和六

年使者來貢賜朝服服之

宋史曰奉化郎將鳩摩僧哥等十四人來貢賜以朝服僧

哥言萬里遠國仰投聖化尚拘卉服未稱區區嚮慕之誠願許服所賜從之仍以其事付史館明年辭

去宣和二年詔封其國王與占城等建炎間以郊恩授

王檢校司徒加食邑其國屢與占城戰戰失利至建元

時大舉復仇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蓋於是地

方七千餘里矣元之置省占城也嘗遣一虎符一金牌

同往真臘為所拘執元貞中始招諭賓服之明興國王

忽兒那獻琛內附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敬還自真臘王遣使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觔永樂改元遣使者諭即位二年八月國王叅烈婆毘牙遣陪臣九人來貢賜鈔幣有差先是中貴人奉使彼中將歸有健兒三人夜遁去索之不得其王以國中三夷人充數還朝既引見上曰華人自遁何與彼事而責償之過且若輩語言不通風土負隔將焉用此而令背井離鄉之為顧命禮部給道里費善遣之尚書李至剛曰臣意華人必不甘逃遁

彼土或為彼所匿則此三人於法應留上曰何須逆詐人主但推天地之心以待遠人可也三年叅烈婆毘牙殂命鴻臚王攷往祭之封其子叅烈昭平牙為王賜綵幣七年奉金鏤表貢馴象及方物景泰三年再貢王城周圍可二十里城上石佛頭五飾其中者以金王宮及府第皆面東宮殊壯麗

風土記曰莅事處有金窗櫺左右方柱上有鏡四十八面列於

旁

王三日一視朝坐七寶牀上著朝霞吉貝瞞絡腰腹

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足履革屐耳懸金鐺嘗服白

毼風土記曰男女椎髻以布圍腰出入則加以大布圍

小布之上惟國主打純花布頭戴金冠有時穿茉莉

之類周匝髻間項上戴大珍珠三斤許手足及指上皆帶金錫指環上嵌猫睛石手掌用紅藥染赤色

臣
入見王稽首階下者三王呼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遠

王環坐議國事訖跪伏而去風土記曰國主坐衙欲見者列坐地上以俟少頃內

中隱隱有樂聲外吹螺迎之須臾二宮女携簾國主仗劍立金窗中矣臣僚合掌叩頭螺聲方絕國主隨亦就

坐坐處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國中有金塔金橋歲

時一會羅列玉猿孔雀白象犀牛於前名百塔洲風土記曰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十

用中國十月為正月名為佳得宮前縛大棚可容千人掛燈毬花果之屬對岸遠離二十丈地以木接續縛成

高棚每夜裝煙火爆杖請國主觀燈如是半月而後止
四月地毯九月壓獵歷獵者闕聚國衆皆來城中教閱
宮外五月迎佛水聚遠近之佛皆送水與國主洗身陸
地行舟國主登樓以觀七月燒稻蓋新稻已熟迎於南
門外燒之供佛婦女觀者無數主卻不出八月挨藍挨
藍者舞也點差伎樂宮內挨藍且鬪猪鬪象如是一旬
諺所謂富貴真臘也生女九歲擇僧道去其童身名曰

陣毯

風土記曰官司每歲四月內擇日頒行本國有女
應陣毯之家先行申報給巨燭一條燭間刻畫一

處點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矣先期父母擇一僧是
夜大會親隣以絲帛結二亭子一坐女子一則僧坐其
中至期與女俱入房手去其童納之酒中天明以鼓樂
送僧去後當布帛與僧贖身否則女終為僧有不得他
適
婚娶男女兩家俱八日不出門晝夜燃燈相續人死

輿置之野聽烏鳶食頃刻食盡者以為福報居喪但髡
其髮女人於額上剪髮如錢大曰用此報親文字以麕
鹿雜皮染黑隨其廣狹以意裁之用粉如白堊類磋為
小條子拈於手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作字皆從
後書向前卻不自上書下也沃野彌望一歲可三四穫
風土記曰糞田種蔬皆不用穢嫌其不潔其國謂儒為班詰僧為苧姑道為
八思班詰不知所讀何書但由此入仕則為清貫微時
於打布之外項上挂白線一絲以此自別既貴曳白線

如舊僧皆食肉直不飲酒肉亦時以供佛王有大故輒

僧為司南

今賈舶未有到王城者只到海隅一屬國耳故不覩其麗靡或云即蒲甘地按宋史蒲甘

入晉朝議欲待以交趾之禮制詔書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間金鍍管鑰用錦絹夾襪緘封以往乃本朝貢夷獨

無蒲甘應是為真臘所并無疑矣

形勝名蹟

陸伽鉢婆山

隋書曰上有神祠以兵五千守衛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王別殺人以夜

祀禱亦守衛千人

伊奢那城

隋書曰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

婆羅提拔城

唐

書是水真臘所居處

真蒲

風土記曰真蒲以來率多平林叢昧長江巨港綿亘數百里古樹脩藤森陰蒙

蕐翁聲雜遲其間至半港始見曠
田絕無寸木彌望芄芄黍苗而已
篤木州 以木為城是
華人客寓處

竹坡

風土記曰綿亘數百里其竹節
相間生刺筍味苦四畔皆高山
佛村 風土記曰自
查南換小舟

順水十餘日過
半路村佛村

魯班墓

風土記曰在南門外周
圍十里石屋數百間
銅臺 宋史

曰列銅塔二十四銅象八
以鎮其上象重四千斤

內中金塔

風土記曰國主夜
卧其上塔中有九

頭蛇精乃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國主先與同寢
雖其妻不敢入二鼓乃出方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

不見則王死期至矣王
一夜不往必獲災禍

淡水洋

風土記曰四月至九月
每日午後下雨洋中水

痕高七八丈巨樹盡沒僅留一杪耳人家濱水者皆移
入山後十月至三月點雨絕無洋僅通小舟深不過三

五尺人家
又復移下

物產

犀角

風土記曰白而帶黑者為上黑為下

象牙

風土記曰以標殺之上也自死而隨時為人所取者

次之死山中
鶴頂

翠羽

風土記曰叢中有池翡翠飛入求魚番人以樹葉蔽身坐

水濱籠一雌誘之持小網伺其來則罩日獲三五隻

銅

金顏香

一統志曰香乃樹脂擘開雪白

者為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眾香番人以和香塗身

篤耨香

本草綱目曰出真臘國樹如松形香

老則溢出色白而透明者名白篤耨盛夏不融香氣清遠土人取後夏日以火炙樹令脂再溢至冬凝復收之

雜以樹皮者名黑篤耨一統志曰盛

沉香

一統志曰出真臘為上占

城次

速暫香

一統志曰出真臘為上伐樹去木取香者謂之生速暫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

樹木半存者
謂之誓香
降香
此風土記曰叢林中頗費斫伐之勞
蠟

風土記曰出村落枯樹間一種細腰蜂番人取
得之一船可收二三千塊塊大者三四十斤
藤黃
草

曰樹名海藤花有藥散落石上彼
人收之謂之沙黃就樹採者輕妙
布
風土記曰土人不

布亦不能紡以手理成條無機杼但
一頭縛腰一頭搭上梭只用一竹管
獼皮
夷瓶
明

角
烏角
燕窩
胡椒
風土記曰纏藤而
生纍纍如綠草子
紫梗
風土

生樹枝間如桑
寄生狀頗難得
大風子
風土記曰大樹之子如
椰子而圓中有數十枚
婆那娑

樹
隋書真臘傳曰葉
似柿實似冬瓜
菴羅樹
隋書曰花葉
似棗實似李
毗野樹
隋書

似木瓜葉似
杏實似猪婆
田羅樹
隋書曰花葉實
並似棗而小異
歌畢佗樹
隋書曰
花似林

榆葉似榆而厚大
實似李其大如升
椰子
檳榔
唐書曰客至削檳榔龍腦香蛤以進
苴蔻

一統志曰樹如絲瓜
蔓行山谷春花夏實
酒
風土記曰酒有四等第一呼蜜糖酒用藥麴以蜜及水為之次

者呼朋牙四以樹葉為之乃樹葉名也又次以米或刺飯為之名已稜角已稜角者米也其下糖鑑酒糖為之

又入港濱水有芡漿酒按唐書真臘餼酒者比於淫顧後人亦漸預醉餼矣
麝香木
一統志曰氣似

麝蘇方木
蘇恭曰樹似菴羅花黃子青熟黑其木人以染絳南方草木狀曰煎汁忌鐵器則色黯

犀象
宋史曰周戰象幾二十萬慶元二年貢馴象二
孔雀
鸚鵡
建同魚

隋書曰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
浮胡魚
隋書曰形似鮠鱗如鸚鵡有八足

交易

船至篙木以柴為城酋長掌其疆政果幣將之遂成賈
而徵償夷性頗直以所鑄官錢售我我受其錢他日轉
售其方物以歸市道甚平不犯司歸之禁間有鯁者則
熟地華人自為戎首也

風土記曰國人交易皆婦人能
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納一婦

兼利其能買賣故也每日一壚自卯至午則罷無居鋪
但蓬席鋪地間亦有司賃地錢土人見唐人頗加敬畏
呼之為佛見則伏地頂禮近亦
有欺負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

大泥 吉蘭丹

大泥即古淳泥也本閩婆屬國今隸暹羅其國以板為

城

宋史曰城中居者萬餘人所統十四州

以銅鑄甲

宋史曰戰鬪者將刀被甲甲以銅鑄狀若

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

其王所居屋覆貝多葉王服頗效中國在

王左右者為大人王坐繩床出即大布坐其上衆舁之名曰阮囊民居覆草椎髻以五綵帛繫腰花錦為衫布用金錢國人宴會鳴鼓吹笛擊鉦歌舞為樂愛敬華人見華人醉者扶之以歸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檳榔次之指環又次之後量用金錢成禮喪葬有棺以竹為輦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如是者七年不復祀矣原

田豐利臘月七日為歲節地熱多風雨盛食無器並以竹編貝多葉貯之食畢輒棄捐古稱其鄰有藥樹取根煎為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不能傷也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遣使從商人蒲盧歇為導入都朝貢其表以小囊絨封數重非中國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濶寸餘橫卷之僅可盈握其字細小橫讀之使至詔館於禮賓院優賜遣歸元豐五年王錫理麻喏復遣使貢方物乞從泉州乘海舶歸國從之明興洪武四

年王馬漢沙遣使進金表銀箋并貢方物

續文獻通考
曰遣御史張

敬之往諭其國辛
丑遣其臣朝貢

詔賜金綺永樂三年遣使封其國主

麻那惹加那乃為淳泥國王賜印誥符幣六年王率其
妻子來朝遣使迎勞之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中宮
東宮上宴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都下賜謚恭順葬石

子岡

續文獻通考曰
在安德門外

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封其子

遐旺為王賜玉帶金銀綺帛他物稱是禮送還國遐旺
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國上自為文俾勒于石十

二年及洪熙元年皆來朝貢萬厯間國王病卒無子族
衆爭立國中相誅殺俱盡乃立其女主為王初漳人張
某為哪嚧哪嚧者大酋之號也國難既作哪嚧避禍出
奔女主既立乃遣人迎哪嚧復其爵號其女出入宮中
有心疾一日向女主言父欲反女主大恐急使人按哪
嚧家哪嚧自殺已而國人訟哪嚧無反狀女主尋悔之
絞殺其女官其子為酋

紅毛番近築土庫于中謀入彭
湖互市者攜大沈國文也事詳

紅毛
番考

吉蘭丹即淳泥之馬頭也風俗俱同淳泥嘉靖末海寇
餘衆遊歸于此生聚至二千餘人行劫海中商舶苦之
或謂吉蘭丹即小葛蘭國按小葛蘭與柯枝接壤而吉
蘭丹在大泥相連去彼遠甚但大泥吉蘭丹俱鑄金為
錢而柯枝與小吉蘭亦俱用金錢以此
相同影響之所自起也姑載之以破疑

形勝名蹟

長寧鎮國山

永樂六年國主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
封王爵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表為

一方之鎮王卒子遐旺復以為請封
為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

物產

金星槎勝覽曰大金錢名 犀角象牙 象牙宋時 鶴頂見一

木朝充貢 玳瑁見宋史宋及 翠羽錫 檀香宋時 降香本

充貢本草曰似蘇 片腦即龍腦香一統志曰樹如杉檜

花者為上次有金脚腦速腦米腦 吉貝布宋史曰無絲

布織成 明角 獺皮 錦魴皮 燕窩 西國米亦名沙

樹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裏皮削之以水搗過春以

為粉細者為王米最精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賈

舶慮為波濤所濕只見一 檳榔志 椰子見一 葶藤異物志

圓數寸重於竹可代見一 巴尾樹志 貝多樹 加蒙樹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三

志曰二樹
心可為酒
犀象
孔雀
本朝充貢爾雅翼曰尾展開如車輪金翠煜然羽族最華

輝 鸚鵡
木朝充貢

交易

華人流寓甚多趾相踵也舶至獻果幣如他國初亦設食待我後來此禮漸廢矣貨賣彼國不敢徵稅惟與紅毛售貨則湖絲百斤稅紅毛五斤華人銀錢三枚他稅稱是若華人買彼國貨下船則稅如故

舊港
詹卑

舊港古三佛齊國也初名干陀利又名渤淋在東南海中本南蠻別種居真臘瓜哇之間王號詹卑故今王所部號詹卑國而故都為瓜哇所破更名舊港以別於彼

之新村云

俗名吉寧邦

其地故稱沃土諺云一年種穀三年

生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冬無霜雪累甍為城民散居城外香油塗身覆屋多用椰葉市用錢布字彷彿

書以國王指環為印

宋史曰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時即用焉

俗囂好淫水

戰甚慣

文獻通考曰習水陸戰臨陣敢死霸於他國

其國多水而少陸部領

乃聚斲築屋以居僮僕環之其餘民庶悉架室木筏上

以木椿拴開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將別居則起

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

鳥夷志謂好潔淨故於水上架屋與此不同

其

樂有小琴小鼓崑崙奴踏曲之類劉宋孝武世始貢中

國

南史千陀利傳曰王釋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陀獻金銀寶器

梁天監元年其王夢

中國有聖人如是者再因圖夢中所見遣使獻玉盤其

容質果與梁帝合歲時望北頂禮

南史曰王瞿曇脩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

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

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
住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觀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
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
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還國比本畫
則符
同馬
十七年及普通元年凡再至後亦遂絕唐天祐初

復通授其使都蕃長蒲訶竦寧遠將軍宋時貢使絡繹

按宋史建隆元年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李遮帝朝
貢二年夏又遣使蒲葭貢方物是冬其王室利烏耶遣
使茶野伽朝貢其後歲各一至太平興國五年王夏池
遣使茶龍眉來是年潮州言三佛齊國蕃商李莆誨來
船舶載香藥犀角象牙至海口會風勢不便飄船六十
日至潮州其香藥悉送廣州八年王遐至遣使蒲押拖
羅來貢雍熙二年舶主金花茶以方物來獻端拱元年
遣使蒲押拖黎貢方物淳化三年廣州上言蒲押拖黎

前年京迴聞本國為閩婆所侵住南海一年今春嘗建
乘舶至占城偶風信不利復還乞降諭本國從之

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鍾詔以承天萬壽為寺額鑄

鍾給之時咸平六年也其後貢獻不絕每優賜遣歸元

豐時使者入見以金銀花貯真珠龍腦撒殿用昭殊敬

宋史大中祥符元年王思離麻囉皮遣使來貢許赴泰
山陪位于朝覲壇天禧元年王霞遲蘇勿吒蒲迷遣使

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崑崙奴詔許謁會霧觀游太清寺
金明池及還賜詔慰獎之天聖六年王室離疊華遣使

來貢舊制遠國使人賜以間金塗銀帶時特以渾金帶
賜之熙寧十年使大首領地華伽囉來以為保順慕化

大將軍元豐中使至者再天子念其道里遙遠優賜遣
歸二年賜錢六萬四千緡銀一萬五百兩官其使羣陀

畢羅為寧遠將軍陀旁亞里為保順郎將畢羅乞買金帶白金器物及僧紫衣師牒皆如所請給之三年廣州南蕃綱首以其國王之女唐字書寄龍腦及布與提舉市舶孫迥迥不敢受言於朝詔輸之官市帛以報五年遣使皮襪來官皮襪為懷遠將軍六年又以其使薩打華滿為將軍紹聖中再入貢紹興二十六

年貢使復至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方物也淳

熙五年詔免赴闕館於泉州洪武二年詔行人趙述往

使其國王恒麻沙那阿遣使隨述奉金葉表來貢賜厯

及文幣六年復貢八年遣使從使者招諭拂菻九年王

殂王子麻那者巫里表請紹封詔授駝紐鍍金銀印封

三佛齊國王久之丞相胡惟庸事發事連三佛齊懼而
貢絕三十年上念遠夷希至謂禮臣曰惟庸謀叛三佛
齊乃生間諜詒我使臣至為瓜哇聞知禮送還朝今度
已悔禍朕欲許其自新暹羅在遠國中最稱恭順而瓜
哇則三佛齊所悉索敝賦以從者也可移檄暹羅達于
瓜哇俾戒諭三佛齊嘉與更始禮臣如旨以行永樂初
年三佛齊竟為瓜哇所破廢為舊港是時南海蒙民梁
道明竄泊茲土衆推為酋閩廣流移從者數千人廷議

遣行人譚勝受往招之道明隨勝受來歸

廣東通志云譚勝受南海

人鄉薦授臨桂丞以最召拜監察御史坐事降行人時閩廣流徙從梁道明者數千人指揮孫鉉使海南遇其子及二奴扶與俱來上以勝受同鄉令偕其二奴齋勅往招道明遂從入朝賜道明襲衣鈔百五十錠文綺十

二表裏絹七十二疋勝受奏事稱旨擢浙江按察使

留副酋施進卿代領其衆五

年中貴鄭和奉使西洋還過舊港遇流賊陳祖義祖義

詐降潛謀要劫和料賊無歸順意整兵以待賊倅至與

戰大破之斬獲無算械祖義至京伏誅諸夷聞之震懾

曰真天威也吾曹安意內向矣是年施進卿遣壻朝貢

詔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賜印誥冠服及文綺後進卿卒二十一年以子濟孫嗣印燬于火詔給之

形勝名蹟

彭家山

在港外

承天萬壽寺

宋時賜額今廢

物產

珠

宋史曰以珠獻宰臣秦檜檜已死詔借直收之

金

銀

宋時入貢

珊瑚

宋時充貢

犀角

宋時入貢象牙

宋時入貢

瑠璃

宋時入貢魏仲培鼠璞曰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

常今皆銷冶石汁以衆藥成之非其物也

摩娑石

庚辛玉卍云陽石也出三佛齊海南有山五色夷取

燒之作硫黃氣以形如黃龍齒而堅重者佳姚西水
溪叢話曰舶過山下愛其石以手捫之故名摩娑水晶

宋時入貢**沉香**見宋**安息香**一統志曰樹脂其形色類核桃
史不統於燒然能發衆香故人

取以**龍腦香**宋時充貢使者殿**乳香**一統志曰樹類榕以
和香來朝至以撒殿**降香**斧斫之脂溢于外凝

結而成其品十有三有滴乳瓶**降香**金銀香華夷
袋香黑榻纏末之別宋時入貢

其香如銀匠攪糖相似中有白蠟一般白塊在**木香**一
內好者白多低者白少焚之香美出舊港國

志曰樹類絲瓜**薔薇水**一統志曰即薔薇花上露花與
冬取根曬乾中國薔薇不同土人多取其花

浸水為露故多偽者以琉璃瓶試**蘇合油**一統志曰濃
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

上**猛火油**華夷考曰樹津也一名泥油大類樟腦第能
腐人肌肉燃置水中光焰愈熾蜜夷以制火

器其烽甚烈帆檣樓櫓連延
不止魚鱉遇者無不焦燥
延
盟肭臍 圖經曰舊說似狐
而大長尾今滄州

所圖乃魚類而豕首兩足其膾紅紫色上有紫
斑點欲驗其真取置睡犬旁犬忽驚跳者真
吉貝

椒 國中最多他
港取給焉 阿魏 蘆薈 沒藥 血竭
一統志曰
樹畧同沒

藥採亦 烏楠木 一統志曰單馬令國出
如之 樹似梭櫚可為器用 扁桃 北戶錄曰
占卑國出

扁桃形如半月
狀取食絕香美 沒石子 一統志曰樹如樟開
花結實如中國芋栗 萬歲棗

見一 火雞 瀛崖勝覽曰三佛齊出火雞大如鷓身圓頸
統志 長頸有二紅軟冠狀如紅褐嘴尖毛如羊毛

脚長其爪甚利好
食熱炭因名火雞

交易

舟至獻果幣有成數詹卑人商量物價雖議償金多少
然非償金實償椒也如值金二兩則償椒百石其大較
云喜買夷婦他國多載女子易其椒以歸舊港則用鉛

錢矣三佛齊夙稱蕃盛國破以後漸覺故都滿目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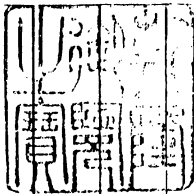
賈人亦希造

續文獻通考曰萬歷丁丑中國人見大盜
林朝曦在三佛齊列肆為番船長如中國

市船
官

論曰閣婆真臘故島外繁華地也東西之王水陸之國
嚮化已非一朝淳泥三佛齊亦雄視諸部而或以守祧

或以易姓華人逋入司彼國鈞傭中佼佼輒復驅簸遠
夷益以覘皇靈之無外矣



東西洋考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西洋考卷

四至
六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戴祖暉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卷四

西洋列國考

麻六甲

麻六甲即滿刺加也古稱哥羅富沙漢時已通中國後
頻遜起自扶南三千餘里皆屬之其東界通交州即哥
羅富沙地也唐永徽中以五色鸚鵡來獻

唐書曰哥羅
一曰箇羅亦

明 張燮 撰

曰哥羅富沙羅王姓矢
利波羅名米失鉢羅

舊隸暹羅歲輸黃金為賦蓋所

部瘠鹵尚未稱國云永樂三年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
上表願內附為屬郡効職貢七年上命中使鄭和封為
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服從此不復隸暹羅矣九年嗣
王拜里迭蘇刺率其妻子及陪臣五百四十人來朝命
中貴海壽禮部郎黃裳迎勞于郊勅有司供帳飾館待
之尋陞見貢方物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玉帶羽儀鞍馬
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其下賞賚各有差居久之禮

送還國

廣東通志曰光祿日給牲牢賜王金繡龍衣一襲金銀器皿帷帳綉縵成具賜妃八兒迷速里

及子侄陪臣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就館復賜宴八月賜黃金相玉帶儀仗鞍馬并賜王妃冠服九月辭歸賜宴奉天門別宴王妃陪臣如初賜勅勞王副以金相玉帶一儀仗一副鞍馬二疋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四十萬貫錢二千六百貫錦羅六百疋絹千疋

金文綺二金織通袖膝襪二妃以下各有差禮部餞于

龍江驛復賜宴龍潭十年遣使入貢十二年王母來朝

賜如王妃十七年王亦思罕答兒沙嗣更率妻子來朝

言為暹羅所侵惟陛下那翼之上為降詔暹羅國王無

開兵隙暹羅旋遣使來謝侵伐之罪滿刺加所得保境

息肩者皆中國賜也二十二年王西里麻哈刺來朝宣
德九年王復至後先賜予甚厚其後貢使不絕天順三
年王无答佛哪沙卒子蘇丹范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為
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溺海死以故
罷遣云王以帛纏首衣青花袍躡皮履乘轎俗敦樸尚
回回教居處如暹羅婚喪大類瓜哇唐書曰嫁娶擯榔
為禮多至二百盤

婦已嫁從夫姓死者焚
之取燼貯金罌沉之海

民用陶錫網魚為業屋如樓閣

然不更鋪板但疊木高低層布連榻趺坐飲食厨廁皆

在其間男女椎髻

唐書曰非有官不束髮

肌膚黑漆間有白者華

人也後佛郎機破滿刺加入據其國而故王之社遂墟
臣隸俛首無從報仇久乃漸奉為真主矣古稱旁海人
畏龜龍龜龍高四尺四足身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則嚙
無不立死山有黑虎虎差小或變人形白晝入市覺者
擒殺之今合佛郎機足稱三害云

形勝名蹟

鎮國山

永樂中詔封其國之西山為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勒石其上

五嶼

未稱國時首鎮于此

龍雅山

在滿刺加港
外其山甚高

物產

猫精石

華夷考曰中
含活光一縷

珠

一統志滿刺加
出石榴子珠

犀角

本朝
充貢

象牙

本朝
充貢

玳瑁

本朝
充貢

翠羽

雲鬣

俗名眼鏡華夷考曰大如
錢質薄而透明如琉璃色

如雲母每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
畫倍明出滿刺加 霞韃乃輕雲貌如輕雲之籠日月

不掩其明也若
作暖暉亦可

斗錫

星槎勝覽曰內有山泉流為溪於
溪中陶沙取錫煎成塊曰斗錫每

塊重一斤四
兩本朝充貢

乳香

本朝
充貢

片腦

本朝
充貢

蘇合油

蕉心簞

見

槎勝覽按華夷考稱滿刺加取茭葦葉
織成細簞潤二尺長丈餘即此類也

明角

烏角

蠟

做打麻

方與勝覽曰樹脂結成者夜點有光塗舟水不能入華夷考曰樹枝流落膠汁土內

掘出如松歷青內有明淨好者都似金珀一般出滿刺加國

硫黃

見一統志

沒藥

夷瓶

燕窩

檳榔

椰子

沙孤米

華夷考曰山野有樹名沙孤樹將樹皮如

中國葛根搗浸澄濾取粉作丸酒乾賣之出滿刺加

茭葦酒

華夷考曰茭葦葉似苦笋殼厚性柔軟結

子如荔枝樣雞彈大取其子釀酒飲亦醉人出滿刺加

犀

象

黑熊

本朝充貢

火雞

華夷考曰出滿刺加大如鶴多紫赤色能食火吐氣亦煙鍍也子如鶩胎殼厚踰重錢或斑或白島夷採為飲

益見者 鸚鵡 唐時來獻 珍之

交易

本夷市道稍平既為佛郎機所據殘破之後售貨漸少而佛郎機與華人酬酢屢肆輻張故賈船希往者直詣蘇門答刺必道經彼國佛郎機見華人不肯駐輒迎擊于海門掠其貨以歸數年以來波路斷絕然彼與灣夷同種片帆指香山便與粵人為市亦不甚藉商舶彼間也

啞齊

啞齊即蘇門答刺國一名蘇文達那西洋之要會也王

裝束類滿刺加官屬畢具宮有內閣百餘蓋他國所無

云相傳風俗頗淳語言和媚惟酋長好殺殺人輒取血

浴身

島夷志曰酋長人物脩長一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然血浴之則四時不

生疾疹故民畏服焉田硯少熟然賈舶還往財物充牣雅稱富饒

貧民捕魚為生活朝駕獨木舟張帆破浪抵暮卻回國
徵其賦以為常其先為大食國蓋波斯西境也隋大業

中有牧者探穴得文石詭言應瑞當王聚眾剽畧遂王

其地 舊唐書云夷人牧駝忽有獅子人語曰此山有三穴穴中大有兵器并有黑石白文讀之便作玉夷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四

五

人依言果得穴中石及刃甚多教其反叛於是糾合亡
命劫奪商旅其衆遂盛自立為王波斯拂林各遣兵討
之皆為所敗於是遂強唐書曰唐永徽以來屢使朝貢
并諸國勝兵得四十萬永徽二

年朝貢自言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開元初復遣使獻
馬鈿帶謁見不拜有司將劾之張說謂殊俗慕義不可
寘于理立宗赦之使者復辭曰國人只拜天見王無拜
也有司切責乃拜十四年遣使獻方物拜果毅賜緋袍

其先為白衣大食至河蒲羅拔以來為黑衣大食唐書
曰白

衣大食有二種一益尼末換二奚深末換殺兄自王下
怨其忍將討之狗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衆數萬即殺
末換求奚深孫阿蒲羅拔為王號至德初代宗用其衆平西都貞
拔為王號黑衣大食

元中使者三人來朝悉拜中郎將賚遣之宋乾德四年

遣僧西域因賜王書招懷自是貢舶歲通

按宋史開寶元年遣使朝

貢四年復貢以其使為懷化將軍用金花五色綾紙寫官誥以賜嗣此連貢不絕淳化四年酋長李亞勿來朝舶主蒲希密附方物來獻咸平六年貢使摩尼對崇政殿持真珠以獻云離國日誠願得瞻威顏乞不給回賜上不欲違其意俟其還厚加優賚景德元年使來值上元觀燈賜錢縱其宴飲四年使又至許遍詣苑園寺觀覽泰岱汾陰並許陪祀

宋史車駕東封舶主陀婆離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又祀汾陰

詔令貢使陪祀

大中祥符五年大食國老人無西忽盧華年百

三十歲耳重輪體貌甚偉自言遠慕皇化附舶來王詔賜袍帶束帛建炎後以國費匱乏閉關謝貢大食竟脩

貢如故事則懷德者遠也

宋史帝謂侍臣曰茶馬政廢武備不修致中原板蕩今復

捐數十萬緡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遠人懷之貢賦不絕入

明始稱蘇門答刺洪武初國王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

永樂三年王鎖丹罕難阿必鎮遣使入貢詔封為蘇門

答刺國王賜印誥金幣五年再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

王戰中流矢死子弱不任嘗膽其妃飲泣令于國曰能

復讎者我與為夫共圖國事有漁翁聞之率眾殺花面

王妃遂從漁翁

吾學編曰永樂七年來貢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

久之故王假

子率所部殺漁翁王王子蘇幹刺以衆奔峭山十一年
中貴人鄭和擒假王俘至京伏法漁翁王子感激聖天
子威靈條進方物甚夥宣德中貢使頻至十年封其王
子嗣王世世朝貢不絕數傳後凡再易姓而為今王今
王者人奴也先是其主為大將使奴牧象而象肥主以
為能呼語之曰而牧象良苦其為我監捕魚稅坐而受
直奴前謝從此徃稅捕魚得大魚輒遺其主自取小者
主後聞之曰奴忘其食指而奉我耶命侍左右出則捧

檳榔盤後隨一日王召諸大酋議事奴從主仗劍入王
居起尊嚴若神而主跼躅惟謹奴出謂主曰主自視雖
貴孰與王主笑曰臣何敢與王齒奴曰主第不欲王耳
是可取而代也主驚顧無妄言將赤吾族奴因間進曰
吾主行擁重兵出鎮海隅詰旦入辭奴從而後主誠乘
間請屏左右以畢所私王必不疑五步之內奴抽刃刺
王灑王頸血為主盥手主兵柄在握誰敢不服咄嗟而
事可定矣主詰朝果入辭如奴約白王曰臣遠離宮殿

情懷戀戀願有所私布請屏左右王叱左右出奴突引
王裾前刺王掖其主上殿號殿下曰王為不道吾殺之
吾為若主時所擁兵悉集殿外諸酋股慄無敢闕者因
誅其偶語者若而人餘悉拜官有差主既為王命奴代
為大將隸以所部居亡何奴弑王自立是為今王於是
大為防衛于國拓其宮規制宏壯宮凡六門門不得闌
出入雖勲貴不得帶劍上殿王出乘象象列綺架亭而
帷其外又列象百餘披結俱如王所乘象望者不知王

在何許鹵簿傳呼甚盛犯者無赦法制嚴於他國矣

形勝名蹟

俱紛摩地那山

大食王牧處得黑石白文于此舊唐書曰在國西南鄰於大海

膏勝樹

山

澗中出油王出征戰取油例水上燃之能飛渡作火攻人死以油塗之能堅其尸千年不壞

椰嶼

在港口嶼上有三寶廟

恒曷水

舊唐書曰大食王糾合亡命渡恒曷水劫奪商旅

急水灣

龍涎嶼

星槎勝覽曰蘇門答刺西去一晝夜浮漚水面波激雲騰每春羣龍來集於上交戲而遺

涎沫番人駕獨木舟登嶼採取而歸或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

翠藍嶼

星槎勝覽曰在龍涎嶼之西北大小七門門中皆可過船傳聞釋迦經此山浴水被竊袈裟佛云後穿衣者必

爛皮肉由此男女今皆無
衣止樹葉級結而遮前後

物產

寶石

本草綱目曰山海經謂之采石碧者唐人謂之瑟瑟紅者宋人謂之靺鞨今通呼為寶石大者如指

頭小者如豆粒

皆碾成珠狀

瑪瑙 格古論曰非玉非石堅而且脆中
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員暄錄

曰瑪瑙產有南北南瑪瑙產
大食色正紅無瑕可作盃葷

琥珀

宋時 琉璃 犀角

象牙

埤雅曰象牙生花必因
雷聲故古以為器飾

鶴頂

琉璃

宋時以瓶及
甌盛物來獻

照身鏡

梁四公子記云扶南賣碧頗黎鏡廣一尺半重
四十斤內外皎潔向明視之不見其質蔡條云

御庫有玻黎母
乃大食所貢

鬖鬖

龍涎香

遊宦記聞云龍涎香最
貴重出大食國海旁常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有雲氣出山間土人即知龍睡其下更相守之俟雲散
知龍已去往求必得龍涎入香能收斂腦腐清氣雖數
十年香味仍在得其真和香焚之翠煙裊空結而不散
或言涎有三品一曰汎水一曰滲沙一曰魚食汎水則
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隨取之滲沙則凝積多年滲
入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沙磧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
有花若木芙蓉花落海大魚吞之腹中先食龍涎花噉
入久即脹悶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糞者不佳
若散碎皆取自沙滲力薄欲辨真偽投沒水中須臾突
起直浮水面或取一錢口含之微有腥氣經一宿細沫
已噉餘結膠舌上取出就淖稱之亦重一錢將淖者又
乾之其重如故雖極乾枯用銀簪燒熟鑽入枯中抽簪
出其涎引絲不絕驗此不分褐白褐黑皆真星槎
勝覽曰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腥氣焚之清香可愛片

腦

宋時
獻

安息

木香

本朝
充貢

乳香

宋時
獻

丁香

本朝
充貢

薔薇水

宋時

蘇合油

天鷲絨

本草綱目謂鷲為天鷲云皮毛可為服飾謂之天鷲絨華夷考

曰海東青小而健能擒天鷲即此也華人以絨織之沿為偽物瑣服一名梭服以鳥毳

為之紋兜羅綿亦毛毳織成長者每尺至如絛綺

曰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行千里今其毛馮温厚

冬取皮於狐類而裘成夏取毛於駝類而褐成宋時來獻花錦宋時西洋布一統志

華夷考曰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緞錫木朝賓鐵宋時蠟脛朒

臍即唐書所謂骨朒燕窩胡椒星槎勝覽曰蔓附樹獸俗名海狗腎

子但粒小耳石蜜唐書大食傳曰剌沒藥孩兒茶即木朝充貢石蜜廬如攀狀烏

參泥本草一名烏疊泥或

血竭

千年棗

宋時

大茄

一統

志曰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瘁子

無名異

本草集解曰出大食國生

石上狀如黑石灰番人以

瓜

星槎勝覽曰皮若荔枝未剖臭如爛蒜剖開如囊蜜

味如酥油

犀

宋太宗問蒲押陀犀象何法可取對云犀使人升木操弓矢同至射殺之小者不用

弓矢可捕獲

象

蒲押陀曰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繫之

駿馬

唐書曰有千里馬號為龍

種
鸚鵡

交易

舶到有把水瞭望報王遣象來接舶主隨之入見進果

幣于王王為設食貿易輸稅號稱公平

星槎勝覽曰胡椒番秤一播抵

我官秤三百二十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金抵納即金錢也每二十箇重金五兩二錢

龍涎嶼香一兩

用金錢十二一斤該金錢一百九十二箇准中國銅錢九千價亦非輕

此國遼遠至者得

利倍于他國蓋宋時稱本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至今富饒猶昔也

彭亨

彭亨者東南島中之國也

星槎勝覽名彭坑續文獻通考曰暹羅迤西

國並

山山旁多平原草樹繁茂然鳥獸希少沃土宜穀蔬果

亦饒其城以木圍之方廣可數里誅茆覆屋男女椎髻
衣長布衫繫單衣富者頭著金圈數枚貧人則五色燒
珠為圈束之煮海為鹽釀椰漿為酒古稱上下親狎民
無寇盜好佛誦經而久乃寢漓也俗漸好怪刻香木為
人像殺生人血以祭云用此祈禳洪武十一年遣使奉
金葉表朝貢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門的里來朝并貢
方物其後二百數十年而有柔佛之事先是婆羅王子
者彭亨王妹之婿也贅于彭亨柔佛之副王精悍好鬪

其子娶彭亨王女將婚副王送子之彭亨彭亨王宴柔
佛副王戚屬俱會酒半婆羅王子舉觴為壽手指一巨
珠光耀倍常副王心欲之曰王子以是珠見餉者不惜
重貨為報王子固靳之副王恚甚歸而起兵攻彭亨矣
二國初為婚媾賊出意外彭亨人人惴恐不戰自散王
與婆羅王子奔金山彭亨王妃者淳泥王之妹也率眾
來援副王焚掠其城郭宮室以歸是時彭亨國中鬼哭
三日淳泥王迎其妹還淳泥彭亨王隨之而命其長子

攝國久之王歸彭亨其次子驍而多智遂毒殺父誅兄自立至今尚為王每為毛思賊逋逃主買所掠人遠近

苦之

毛思賊者婆羅屬夷也劫掠海上生人至彭亨賣之代作崑崙奴不如指者則殺以供祭每人得直

三金

形勝名蹟

石崖

一統志曰其國石崖周匝崎嶇如柵寨

金山

其上出金有大酋守之日遣百餘人採取月進

王二
十金

地盤山

織嘉文
席處

狼賓

物產

沙金

即金山所採者排沙揀金金未始成塊黃光閃鑠視亦復類沙既奠乃始成塊

犀角象

牙

鶴頂

玳瑁

花錫

見一統志

沉香

見一統志

速香

木朝充貢

降

香

片腦

是狼賓所出者木朝充貢

嘉文席

嘉文草蔓生有脊用刀刺脊剔去之織以為席

溫柔妍雅帖人肌夏微涼而冬微溫故價直逾侈其製狹而長蓋夷中一席只卧一人故狹等身之外捲以作

枕故長

燕窩

胡椒

本朝充貢

西國米

椰子

見一統志

檳榔

蝨

吉柿

荊藤

蔓抽被地無枝葉有皮裹其外如竹皮剥之則落藤長數丈不值剪伐可繚繞數圍

狼賓出者為多

犀象

交易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十三

舟抵海岬國有常獻國王為築鋪舍數間商人隨意廣
狹輸其稅而托宿焉即就鋪中以與國人為市鋪去舟
亦不甚遠舶上夜司更在鋪中卧者音響輒相聞

柔佛

柔佛一名烏丁礁林男子削髮徒跣圍幔佩刀婦人蓄
髮椎結王服與下無別第帶雙刀耳首見王棄刀于地
和南而立各有尊卑位次字用茭葦以刀刺之又置烏
簿書浩大及秘密事情外以繩縛之塗泥封固印識其

上宮室覆茅挿木為城其外有池環之港外多列沙垓

猶中華
蠻戶

無事以船載貨國外有警或出征戰則募召為

兵稱強國焉婚姻王與隣國王家自相配偶餘人締結
亦論門閥相宜王用金銀器盛食民家磁器都無七筋
以手拈之而已持齋見星方食節序以四月為歲首居
喪婦人方加剃男子則再削髮逝者火葬也其酋好鬪
屢開疆隙彭亨丁機宜之間迄無寧日先年有大庫吉
寧仁忠於王王大信用二王以允疎已謀殺吉寧仁其

後二王出騎馬墮地死從者皆見吉寧仁為崇至今人
家祀之競傳靈應蓋夷俗尚鬼其固然矣

形勝名蹟

東西竺

星槎勝覽曰山與龍牙門相望海
洋中山形分對若蓬萊方丈之間

物產

犀角 象牙 玳瑁 錫 片腦 蠟 嘉文席

是東
西竺

所織者星槎勝覽曰地出燕
心筆想嘉文席之所自始也

木綿布

見星槎
勝覽

椒

燕窩

西國米

血竭

沒藥

檳榔

見星槎
勝覽

海菜

蝨吉

柿

交易

柔佛地不產穀土人時駕小舟載方物走他國易米

星槎

勝覽曰田疇不宜稼穡歲藉諸邦淡洋米以食

道逢賈舶因就他處為市亦有

要之入彼國者我舟至止都有常輸貿易只在舟中無

復鋪舍

丁機宜

丁機宜瓜哇屬國也幅員最狹酋衆僅千餘柔佛黠而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卷四

十五

雄丁機宜境相接也柔佛狡焉有啓疆之思動為國患
悉索敝賦無寧日近始求通姻好然安忍無親善事之
猶恐其不得當也其國以木為城王居旁列鐘鼓樓出
入騎象以十月為歲首性好潔食啖所須手自操割民
俗都類瓜哇大率瓜哇一帶酒稅甚廣而酒禁乃甚嚴
民間攜酒具取水釀酒國有常賦然上族之家輒不復
御酒惟細民無賴者時時闌入醉鄉則曹偶笑之上族
客至以扶留藤檳榔代茗若開宴則人具一大盤盤有

足置地上雜貯肴核每進一物客甫嘗畢則客之從人徑從後取食之曰不敢留殘溷主翁也婚者男往女家為持門戶故生女勝男喪用火葬

形勝名蹟

獨石門

鐵釘嶼

以形尖故名其外水流甚急

鱷魚嶼

亦以其形似鱷也其水晝

則南流夜則北流

物產

犀角

象牙

黃蠟

嘉文席

西國米

血竭

沒

藥 檳榔 海菜

交易

夷亦只就舟中與我人為市大率多類柔佛而俗較馴而貨較平自為柔佛所侵彼國有風聲鶴唳之虞而舶人亦抱林木池魚之患此揚帆者所以掉臂希顧也

思吉港

思吉港者蘇吉丹之訛也為爪哇屬國其中凡數聚落而吉力石其主也吉力石有王百餘歲能知吉凶國在

山中賈舶僅經過其水滴而未嘗泊船彼民出詣饒洞
與華人貿易華人所泊者饒洞也饒洞原野平行以石
為城其酋出入乘車車以金飾亭御四馬或八馬亦御
黃犢前導百餘鹵簿皆備諸夷見王輒避匿不敢出獨
女人合掌伏道旁其餘風俗多類下港云其與國為思
魯瓦為猪蠻猪蠻多盜故華人輒不肯駐猪蠻有次子
名北極十餘歲時軀重數百斤為盜所劫負之不能起
今為哪喲饒洞之後為金後山脩竹成林茉莉自花不

假培植人皆赤身只一紙蔽其下體種豆供餐彊者善
射逐獐鹿猿猴火焙而食饑噉其肉渴飲其血佐以樹
酒足跡未嘗下山

形勝名蹟

保老崖山

一統志曰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
山頂聳五峰時有雲覆其上舶人呼為巴哪

大山

吉里問山

與保老崖山相對
西面拖尾甚長

椒山

在猪
蠻國

牛郎山

義

里山

白嶼

即饒洞
港口

望加黎洲

饒洞國外
十餘里

杜板村

即吉
力石

之港外是元史
所云杜並尼也

塔寺

寺外有
塔故名

八節澗

元史曰澗上接杜
馬班王府下通蒲

奔大海乃瓜哇咽喉必爭
之地史弼高興會兵其處
聖水在杜板村星槎勝覽曰
海灘有水一泓甘淡可
飲稱為聖水元將史弼高興征其國舟中乏水糧盡二
將祝天以鎗挿海中泉隨鎗湧起汲而飲之軍威大振

物產

金 銀 珠 犀角 象牙 玳瑁 沉香 檀香

降香 錫 銅鼓 龜筒 夷瓶 蠟 椒 檳榔 柳

子 血竭 豆蔻 畢撥 蘇木 犀 象 孔雀

火雞 鸚鵡 傾伽鳥 倒掛鳥

交易

吉力石主瓜哇而臣饒洞蘇魯瓦諸國他國貨萃下港者彼中亦時相通我舟到時諸屬國鱗次饒洞以與華人貿易雖在曼邈亦蕃盛之鄉也向就水中為市比來販者漸夥乃漸築鋪舍

文郎馬神

文郎馬神國以木為城城只一半餘半皆山也

按水經註稱文

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食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易若上皇之民又馬文淵遺兵十餘家住西屠國不返土人以其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今
文郎馬神疑即其後而播遷茲上云
王宮繡女數

百人王出乘象或泛舟以繡女自隨或典衣或持劍或
捧檳榔盤王登舟趺坐榻上繡女坐地下與王相向或
用女人刺舟威儀甚盛民居多縛木水上築屋以居如
三佛齊男人用五色布纏頭腹背多裸或著小袖衣裳
頭而入下體以縵圍之初盛食以蕉葉為盤及通中國
乃漸用磁器又好市華人磁甕畫龍其外人死貯甕中
以葬其俗不淫姦者論死華人與夷女通輒易彼裝以
女妻之不聽歸也女人蓄髮髮苦短見華人髮許長心

慕之問何以致此或給之曰我生長中華用華水沐之

耳夷女競市船中水欲以沐髮華人故斬之以為笑端

馬

女人慕悅華人輒持香蕉甘蔗及茉莉花相贈不妨往復嘲謔第因禁甚嚴無敢私通者

入山深

處有村名烏籠里彈其人盡生尾見人輒掩面羞澁欲

走然地饒沙金夷人攜貨往市之擊小銅鼓為號貨列

地中主者退丈許深山人乃前視貨當意者置金于貨

之側主者遙語欲售則持貨去不售則懷其金蹣跚歸

矣鄰境又有買哇柔每夜半盜斬人頭以金裝之故夜

必巖更以待

形勝名蹟

金山

即烏籠里彈深處幽澗迥流驅舟良苦兩岷繁陰木多拱抱每夕景曉雲禽簞四合幾斷人腸華商

即乘輿以行未有不中道返者也

丹戎世力山

末那突大山

班節

系禮山

加會嶼

物產

沙金

是金山出者夷人持貨往易每虛往實歸

鶴頂

文郎出者最多

降香

蠟

藤

席

紅白色間雜而成

荊藤

文郎亦獨盛他國

革撥

獐皮

血竭

肉

欽定四庫全書

東西洋考

二十

豆蔻 犀 孔雀 鸚鵡

交易

故王有賢德始開港時待買舶大有恩信王子三十一人俱不令外出恐擾遠人也其妃為買哇柔國主之妹故王既殂嫡子嗣立買哇柔人導之為欺詐買貨輒緩償直至解維每多負逋商人從此希造矣其地女人悉蕩小舟以飲食來市至售貨物則男人司之市用鉛錢

遲悶

遲悶者吉里地悶之訛也其國居重迦羅之東田肥穀
盛沿山皆旃檀至伐以為薪其氣蒸人鮮不病者地又
苦熱旁午必俛首向水而坐差可辟瘴男女斷髮短衫
夜卧不蓋體俗亦以立為尊夷人見王則坐地合掌無
姓氏不知年歲亦無文字紀事以石片子為記如千石
則總于繩上一結亦有酋長互訟則兩造各牽羊入曲
者没其羊直者仍帶羊以出結繩束矢之風其猶存于
絕島乎

形勝名蹟

犀頭山

頂有巨石石有窟王歲時祀之有巨蛇由窟中出食所祭都盡石頂人不敢踰

物產

檀香

獨威他國

革撥

荳蔻

交易

市去城稍遠每賈舶至王自出城外臨之妻子及姬侍皆從防衛甚盛日有輸稅然稅卻不多夷人砍伐檀香樹絡繹而至與商貿易倘王歸則貿易者不得自來慮

有紛紜也須請王更出乃至

星槎勝覽曰商船到彼皆婦女到船交易與所得微

異宜習俗至
今稍革即

論曰滿刺加奕世朝天用深帝眷答刺彭亨供茲包茅均彼楛矢其他諸國前籍之所未名雖重譯尚賒而占雲屢出未麗主客獲染禁鬻夫固義御之末光谷王之餘潤也

東西洋考卷四